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勸發菩提心文淺釋

上宣下化老和尚講述

勸發菩提心文淺釋

◎古杭梵天寺沙門實賢　撰
◎美國加州萬佛聖城宣化上人　講述

開經偈
無上甚深微妙法　百千萬劫難遭遇
我今見聞得受持　願解如來真實義

〈編按〉：
宣公上人曾三次宣講本文：一九七四年在金山禪寺以本文為教材，教導西方人學習中文，惜未講全；一九七九年於萬佛聖城開光典禮後，特為遠來訪客，及城中四眾弟子講解；一九八五年於金山聖寺第三度講解。由此可知上人對本文之重視，吾等學佛修行之弟子，豈能不深加研習熟讀之？

上人三次暢述，各有所重，本當一一刊出，但因整理未及，本站特將各次講解之菁華，先行編輯併合上網刊載。日後容或人力允許時，再行各別次單獨刊出。

卍　　卍　　卍

序分

不肖。愚下凡夫僧實賢。泣血稽顙。哀告現前大眾。及當世淨信男女等。惟願慈悲。少加聽察。嘗聞入道要門。發心為首。修行急務。立願居先。願立則眾生可度。心發則佛道堪成。苟不發廣大心。立堅固願。則縱經塵劫。依然還在輪迴。雖有修行。總是徒勞辛苦。故華嚴經云。忘失菩提心。修諸善法。是名魔業。忘失尚爾。況未發乎。故知欲學如來乘。必先具發菩薩願。不可緩也。

「勸發菩提心文」：勸發，是你本來沒有發，他用一種很合理的、很合法的語言，來勸勉你，令你發生這種的心。發生什麼心呢？就發這個菩提心。什麼叫菩提心？菩提心就是一種明白的心，就是反迷歸覺的一種心，就是捨邪歸正的一種心，就是明辨是非的一種心，也就是不顛倒的心，就是一個直心。直心裏邊沒有一切的委曲相，沒有彎彎曲曲的這一些個行為。菩提心也就是個利人的心，自覺覺他的心，自利利他的心：這都叫菩提心。

那麼「菩提」，這是一個梵語，翻譯過來就叫「覺道」，就是要你明白這個道。明白道，你才能修行；你若不明白道，就不能修行。不明白道，你往往就會顛倒，就會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黑白不分，冠履倒置了。你若明白了呢，就能走一個正路；你不明白，就走一個邪路。所以這個菩提心，你怎麼樣講，怎麼有道理。總而言之，就是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，這就是菩提心，所以也就是一個持戒律。你守規矩，就是菩提心；你不守規矩，就是忘失菩提心。這菩提心大概的意思是這樣子。

「古杭」：就是古來到現在都有這麼一個地方。是什麼地方呢？就是杭州。杭州這個地方是佛法大興的一個地方。杭州有西天目、東天目、南天目、北天目，又有天臺山。這些個地方，過去七佛都在這兒出世的。所以中國為什麼大乘的根性這麼多？因為佛以前選擇過中國，在這兒出世，所以這個種子早都種下了。「梵天寺」：梵是清淨的意思，就是「清淨天」這個寺院。

「沙門」：沙門是出家人的一個普通的名詞，也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就叫「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」。勤修戒定慧就是不顛倒；息滅貪瞋癡就是不糊塗，就是沒有無明。所以出家人普通的一個名號就叫勤息－－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那麼這個出家人叫什麼名字呢？就叫「實賢」。本來他的名字叫「思齊」，就是見賢思齊焉，又有個別號，就叫「省庵」。因為這個，所以這一般的人就謂之「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」。

「文」，就是文章。文章裏邊有開合轉折，有種種道理在裏頭包括著，可是它說的是一篇一篇的，一章一章的，所以叫文章。這個文法用的有「之乎者也矣焉哉」，又有「啟承轉合」，那麼寫的東西是井井有條，很有道理在裏頭包含著。

那麼這一篇文，也就等於經典一樣的，它用字不太多，可是說的理論是很圓滿的。因為這個，在佛教裏頭這個發菩提心文，也佔很重要的地位。「撰」：這一篇是誰撰的呢？撰就是杜撰，就是寫作，就是他著作的；因為他寫出來的，他不知道究竟對不對，所以客氣話，他只是說撰，沒有說他著作。他自己認為自己所寫的道理，以前沒有的，那麼以後有沒有就不知道了，所以叫杜撰。這個杜撰就是單獨的，和旁人不同的，也就是或者別開生面，獨出心裁，寫這麼一

篇文章，這叫撰。撰就是撰述；述就是說一說。

他說「不肖」：不肖就是不像。不像什麼呢？不像古來諸佛菩薩、大德高僧那個智慧。因為他們有智慧，所以無論他們寫出來什麼東西，都是很靠得住的。不肖，也可以有另外一個解釋。譬如父親是一個大官，我呢，只做一個農夫，所以叫不肖。或者父親是很有錢的，自己是個窮人，這也叫不肖。說：「我比不了我那個先人。」這就叫不肖－－不肖某某。好像帝堯就把他這個天下傳給大舜，沒有傳兒子。他兒子叫丹朱；丹朱不肖，所以他傳給旁人了。這個不肖，就是和父親不一樣的，和先人不一樣的。他這個「不肖」，是說他和佛菩薩的思想、心理不一樣。怎麼不一樣呢？他沒有什麼智慧。說「愚下凡夫僧」：我是一個凡夫，不是個聖人。凡夫僧，誰呢？「實賢」。

雖然他是個愚下的凡夫僧，很愚癡，很下劣，也是一個薄地凡夫，可是他有一份誠心，有一份真心，要說真心話，要說誠心的話。真誠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是「泣血稽顙」。泣血，哭得把眼睛都哭出血來了。你們各位想一想，若不到真誠，哭到極點，怎麼會把血哭出來了呢？不會的。這雖然是個形容詞，可是也就是他一個真心的表露，懇切至誠的一種心的表露。稽顙，就是叩頭：頭前邊額這個地方也叫顙，所以稽顙，就是把頭叩到地下。

「哀告現前大眾」：我啊！泣不成聲的，很哀痛的，告訴現前大眾。大眾就包括出家人、在家人，和一切的眾生；不單人，乃至於其他的眾生都包括在內了。大就是廣大；眾就是眾生：這不是單單說的人了。「及當世淨信男女等」：和當時的，這可以說是就是現在的。這個「當世」也就是在當時的，也和「現前」是一樣的，不過這個文法他這麼樣說。淨就是清淨的；信就是善男信女。善男信女，這就是包括一切在家人都在內了。

「惟願慈悲」：我現在願意你們每一個人，都很慈悲的，「少加聽察」。你們拿出一點點的時間來，聽一聽我對你們所說的話。少加聽察，你也想一想。這個「察」就是想一想，對不對？英文叫 Think over. You think over. It's right?

「嘗聞」：我常常聽見你這麼說，說什麼呢？說「入道要門」：你想要修道，這個要緊的門徑是什麼呢？「發心為首」：你一定要先發菩提心。你要先發菩提心，這才是最要緊的。「修行急務」：你修行，這個最要緊的你應該懂得的，就是什麼呢？「立願居先」：一定要發願。你若不發願，你就不能修行；你修行，那都是假的。因為願你也不敢發，你還修什麼道？你所謂修道，那都是在騙人呢！你若真正想要修行，為什麼不敢發願呢？所以說立願居先，你要先立一個願。

「願立則眾生可度」：你有了願在那兒來支持著你；你若沒有願，你就是這麼樣子，說：「我修行，我修行。」啊！到時候就忘了，到時候就不記得了，所以立願居先；願立則眾生可度。你若能自己有了願力，就像你有個船了，你才能度人；你若沒有船，你怎麼能度人？那個願就像一個船似的。「心發則佛道堪成」：你要發菩提心了，你才夠成佛的資格；你若不發菩提心，你就沒有機會成佛。所以這說得都非常地懇切，非常地要緊。

「苟不發廣大心。立堅固願」：苟，是假如、假設。你如果不發廣大心，就那小小氣氣的，一點點虧也不能吃，也不能捨得。你不立最堅固的這個願，「假如我說了，一定要這樣做，不能改變的。」這叫堅固願。「則縱經塵劫。依然還在輪迴」：你就經過有塵剎那麼多的劫數，你不能脫出這個輪迴。輪迴就是六道輪迴－－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這三善道；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三惡道：你還在這裏頭轉來轉去。你就是做什麼善事，或者升天，或者做人，享福報，這沒有什麼大意思的，依然還在輪迴！「雖有修行」：雖然說你也吃齋啊，也念經啊，也念佛啊，「總是徒勞辛苦」。你就是用多少功，都是自己在那兒徒勞無益，很辛苦的；你就修什麼法，也是不究竟的。

「故華嚴經云」：所以在《華嚴經》上說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」：你要是忘失這個菩提心了，你修一切的善法；雖然是善法，也是修六欲諸天那個天魔的業。因為你無明不斷，婬欲心不斷，修這些個法，都是在那個地方造天魔的業。忘失菩提心，就是你念不清淨。你若念清淨，那就是菩提心；念不清淨，那就是魔業，所以是名魔業。「忘失尚爾」：你把這個菩提心忘了，你所修的善法，還都只是魔業，「況未發乎」：況且你沒有發呢？你若不發菩提心，那你能修什麼？修什麼也都是魔業。

「故知欲學如來乘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要學佛法，要學佛乘，「必先具發菩薩願」。你一定要先具足了發菩薩的願力；你若不發這個願力，那是總在魔的窟窿裏轉，在魔的洞裏，在那兒來回來回跑。「不可緩也」：所以這個菩提心，你不可以等，不可以說：「我等等再發菩提心吧！」不可以的！說：「我等等再立菩薩願。」這不可以；你一定要發這個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這才能脫出輪迴，了生脫死呢！

然心願差別。其相乃多。若不指陳。如何趨向。今為大眾略而言之。相有其八。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。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。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。不究自心。但知外務。或求利養。或好名聞。或貪現世欲樂。或望未來果報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邪。既不求利養名聞。又不貪欲樂果報。惟為生死。為菩提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正。

「然心願差別」：然，就是這樣子。既然是這樣子了，就是你一定要發菩提心，一定要立堅固願。你不發菩提心，始終也不能成佛道；不立堅固願，始終也達不到你的目的。心願差別，人

發心的心願有很多種不同的，其相乃多。發心就是人的思想，人的目的，人的志願，人的目標。「其相乃多」：這個相很多很多的，可以說是有八萬四千那麼多。

「若不指陳」：那麼現在我略略地，不能全說，我說簡單一點。若不指陳，我若不把它指示明白了，說清楚了，陳列出來。陳，就是陳列出來，就是給你們擺在眼前看一看。「如何趨向」：你怎麼樣子才知道往前去進步呢？趨，就是往前去，到那個地方去；向，就是對著那個地方。「趨向」，就是我怎麼會有一個目標呢？我怎麼會有一個方針、宗旨呢？「今為大眾」：這省庵大師他說，我現在為大眾，「略而言之」：略略地說主要的。「相有其八」：這個相，總括起來有八種，「所謂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，是也」。有邪有正，有真有偽，有大有小，有偏有圓。

怎麼叫邪呢？邪就是自私。怎麼叫正呢？正就是不自私。怎麼叫真呢？真就是利人不利己。偽呢？就是利己不利人。你用六大宗旨來看，就可以知道。什麼叫小？什麼叫大？小就是為自己；大就是為大眾。所謂「為人不為己，終究是佛體；為己不為眾，終究白搭命。」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，都沒有用。大，就是發大心；發大心就是行菩薩道。那麼不發大心，小呢？就是不行菩薩道，就是自私自利、爭哪、貪哪、求啊、為自己做打算，這都是小。若為大家做打算，大公無私、至正不偏，普同供養，以法界為體，以虛空為用，這都叫大。

偏，就是偏激，偏於一端，偏於一邊，偏於一小部份，不圓融。那個圓裏頭包羅萬有的，就是圓滿；圓滿菩提了，就是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。所以可以用我那一首偈頌，來形容這個「圓」。這個圓就是：

「法界為體有何外」：以法界為體，有什麼在法界外邊的？

「虛空是用無不容」：虛空就是一個大用，沒有不包容的。

「萬物平等離分別」：對於萬事萬物都是平等平等看，看成平等。

「一念不生絕言宗」：這個可以說是圓了。

那麼後邊，他會解釋這個「偏圓」。我現在解釋，是按照字義大概的意思說。省庵大師這個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你若往我們這個六大宗旨上一合，那是天衣無縫，恰到好處！

「云何名為邪正真偽大小偏圓耶」：怎麼叫做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呢？這個「耶」字就是問號。「世有行人」：這就說出來了。說世界上有修行人－－行人就是修行人，就是出家人，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」。他修是修，可是盡做外相。譬如，他又拜懺哪，又禮佛啊，又在那兒念經啊；盡給人家看，他不往自己迴光返照，自己心裏有沒有拜懺？自己心裏有沒有念佛？有沒有禮佛？有沒有念經？你心裏念，那才算真的呢！你盡在外邊做表面的工作，裝老修行，給人家看－－我用一個什麼功也給人家看看，譬如我掃掃地，也等著有人來了，我就掃掃地，我這可做苦工了！盡做表面上的工作，這就是不單沒有功德，而且邪。這個就是不正當，盡報功。對人有一點什麼好處就說：「你知道嗎？因為你，我怎麼怎麼樣子啊！」叫人感激自己，這都是叫邪的。

你們大家要徹底瞭解，施恩不求報，予人不追悔。對誰有什麼好處，你應該忘了它；不應該常常記得，掛到嘴巴皮上，一天到晚就用這個來做廣告，做招牌：「啊！我做了什麼好事了，你知道嗎？某某地方的廟是我修的，你看那個匾上有我的名字嘛？」還怕人不知道，還叫人看看那個匾上有沒有他自己的名字。這就是邪，這就是盡在那兒貪名聞利養。

若不這樣子呢？那就是正了。所以這個邪正，正是相反。邪的是屬陰的，正的是屬陽的；邪的見不得天，見不得光；正的是正大光明的，什麼地方都可以行得通的。所以要一向修行－－一向修行，就是從來修行－－不究自心，他不在自心上用功夫，專門向外馳求，到外面去找去。「但知外務」：就知道在外面做表面的工作，好像給人念經，做趕經懺，又是什麼的，哦！你看的很熱鬧很熱鬧的，一天到晚累得要死，辛苦得不得了。「啊！我真是為法忘軀了！你們大家知道我嗎？」就是盡向人來報功，表示他自己的德行，那麼張揚外露，不能韜光晦跡，不能藏器，不能有修養，有涵養。

為什麼他到外務去呢？「或求利養」：就是為利益他自己，叫人供養他，叫人相信他，教人或者燉點人蔘給他啦，或者煲點木耳給他啦，或者……，所以你們誰要是我的真弟子的話，誰也不准給我弄東西吃。我反正現在沒有餓死嘛！你今天又煲點這個湯，明天又弄點那個，囉囉嚇嚇，真討厭！你們以為這是誠心了，你想不到這就是助紂為虐呢！你就把那個修行人弄得不修行了。你們懂了沒懂？所以不能單獨地個別供養某一個人。

「或好名聞」：或者貪圖人家到各處給自己宣傳一下：「喔！他真是老修行啊！真是個大修行啊！真是好呀！怎麼樣，怎麼樣……」各處給宣傳。你派出去很多的馬仔，很多的工作人員到各處給他宣傳。好像我今天說這個某某，就是邪！就是邪！你看他就是貪利養嘛！佛教企業化！這是佛教的罪人哪！這是佛教的敗類啊！佛教怎麼要企業化？要企業化，又出什麼家？在家人誰都可以辦企業，誰都可以做生意賺錢。為什麼出家人，佛教徒要做企業化？那麼一般的人還說：「哎呀！那兒好呀！好呀！好呀！好呀！……」往地獄裏鑽還不知道呢！還好呢！都鑽到地獄去了。這就是或求利養嘛！盡叫人拿錢給自己。喔！自己幹什麼幹什麼。或好名聞，或

者貪一個好名譽。

「或貪現世欲樂」：你說他不是貪現在欲樂是幹什麼？一天到晚吃吃喝喝的，又吃肉，又喝酒，又亂七八糟的，什麼都幹，就是貪現在的欲樂嘛！那不是地獄是什麼？你們哪一個是他的徒弟，可以回去報告他，告訴他我這麼罵他，我不在乎的。

「或望未來果報」：或者說我現在做功德，將來我做國王，將來我又如何如何的，將來有好的果報。這都是邪，這都是邪！我講話，我是知道的，我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

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邪」：你們一般人還不認識，趨炎附勢：「啊！那兒造得好啊！很漂亮呀，像皇宮似的。」皇宮又怎麼樣啊？皇宮那個皇帝一樣墮落。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？你們自己不懂道理，就跟著這個邪知邪見跑，貪一時的熱鬧，這是不可以的！

什麼叫正呢？「既不求利養名聞」：也不貪一個好名譽，也不想要把自己的聲名弄得大大的，也不希望人家來供養自己。「又不貪欲樂果報」：也不貪什麼欲樂，也不想怎麼享受啊！我不能說我是正，但是我告訴你們，我來到美國二十多年，沒有到過狄斯耐樂園。你們想一想，你們到美國來，差不離的，哪一個不到過狄斯耐樂園呢？出家人差不離到了美國，都是要參觀參觀狄斯耐樂園。我這一個鄉下人，所以沒有參觀過，我也不願意知道那個。所以這說又不貪欲樂，也不貪什麼享受、果報。

「惟為生死。為菩提」：就是為了要了生死，為的一個覺道，要求真正的智慧。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正」：這樣發心，就是一個正的；你要不是為了生死，為了發菩提心，那就是邪。所以大家要認識清楚這一點；不認識清楚這一點，你修來修去都是魔業，修來修去都是做魔王的眷屬。

念念上求佛道。心心下化眾生。聞佛道長遠。不生退怯。觀眾生難度。不生厭倦。如登萬仞之山。必窮其頂。如上九層之塔。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真。有罪不懺。有過不除。內濁外清。始勤終怠。雖有好心。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。雖有善法。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偽。眾生界盡。我願方盡。菩提道成。我願方成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大。觀三界如牢獄。視生死如怨家。但期自度。不欲度人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小。

省庵大師前邊講「邪正」，現在講「真偽」了。「念念上求佛道」：這是說人念茲在茲的，心心念念的，不想旁的，只想什麼呢？只想上求佛道，要求成佛之道。「心心下化眾生」：那麼成佛要立功；你不能說一點功勞也沒有，就成佛了。那麼成佛怎麼樣呢？就是要立功德。在什麼地方立功德呢？就是教化眾生，令眾生捨邪歸正，捨妄歸真，捨偽歸真。你能令眾生覺悟了，你就是在佛教裏立功了。

「聞佛道長遠。不生退怯」：可是成佛也不容易的，佛道很長遠的。釋迦牟尼佛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了。一個阿僧祇劫就是無量數。阿僧祇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叫「無量數」。那麼三個阿僧祇劫，這是三個無量數；不單是三個無量數，而且還是三個大的無量數，所以叫三大阿僧祇劫。那麼這麼長遠的時間，就望洋興嘆了，就怕了，說：「唉！這麼長遠的時間，我怎麼能修行呢？」好像我們讀佛經，讀一讀說：「啊！這一部經這麼長！我得什麼時候能讀完？什麼時候能背得出呢？」這都是退怯心。可是佛道雖然長遠，也不生退怯心，還是勇猛精進，向前去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總是不忘了修道的這種本份。

「觀眾生難度。不生厭倦」：看這個眾生很難度的。你叫他去毛病嘛，他不單不去毛病，而且還要增加多一點毛病。你看眾生就是這麼奇怪的！你想度他，他就偏偏不受你的度，是很不容易度的；很不容易度，那麼你就生出厭倦心了，這就不是真心了。要不生厭倦，那麼就像什麼呢？就像「如登萬仞之山。必窮其頂」：就像登那個萬丈的山似的，一定到那個山頂上。這個「萬仞」，也可以說是一萬里，也可以說是一萬個mile（哩）那麼高，也可以說是萬丈。總而言之，是最高的山。必窮其頂，一定到那個山頂上。「如上九層之塔。必造其顛」：上那個九層的寶塔，也一定到那個頂上。「如是發心」：像這樣的發心，不中道自畫，不是半途而廢。那麼有始有終，「名之為真」：這就叫一個真正發菩提心。

「有罪不懺」：那麼什麼叫偽呢？他本來有罪，他藏著，不向大家來發露懺悔，不對大家坦白。「有過不除」：他有過錯，明明知道自己毛病，他說：「哎呀！我沒有辦法呀！這個是與生俱來的習氣。」也不願意把這個過錯除掉它。「內濁外清」：裏邊他就嫉妒障礙、癡心妄想啊、驕慢哪、貢高我慢哪、貪瞋癡慢疑啊，裏邊都是這些個東西。外清，外邊現出一個很清高的樣子，那麼色裝者乎，就裝模作樣的。「始勤終怠」：他就是出家修行，也一開始他很勤，很精進的，到最後就有始無終，沒有後力了，後面沒有力量，鬆了。

「雖有好心」：他雖然好像有這種好心，「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」。為什麼他要做好事呢？就因為他想要博取一個好名，想要弄一個為善的名字，做一些個騙人的事情。所以就在那兒搞名搞利，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。他一舉一動都是為名為利而做的，不是真正為佛教。「雖有善法」：雖然佛法是很善的，「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」。他在這善法裏頭行一些個婬欲，做一些個很見不得天的事情。好像現在密宗裏頭那一些個喇嘛，到處恣行婬欲，到處亂七八糟的，還對人說：「這是密宗啊！密宗就要這樣子。」你說，這個真是害死人的！那麼有一些無知的人，就被弄得說：「這個密宗啊！佛教裏頭說密宗是最秘密的。」喔！就以盲引盲，這就是染污。「如是發心」：像這樣發菩提心的人，「名之為偽」：這就是假的。

「眾生界盡」：那麼什麼叫大的呢？就是眾生界盡，眾生都度空了。就像地藏王菩薩似的，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」這就是眾生界盡，煩惱業盡。那麼「我願方盡」：把眾生度沒有了，我這個願力才沒有。「菩提道成。我願方成」：這個菩提覺道，我修這個佛道成就了，我那個願才是成就了。「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大」：像這樣的發菩提心，再沒有比這個大的了。

「觀三界如牢獄」：眾生界盡，我願方盡，這是菩薩發心。那麼這個「觀三界如牢獄；視生死如怨家」，這就是小乘。二乘人是自了漢，他看這個三界－－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像監獄那麼樣地苦。「視生死如冤家」：這個生了又生，死了又死；生生死死，這就好像他的冤家對頭似的。「但期自度。不欲度人」：他只知道自己度自己，他不想度旁人。「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小」：像這樣子發菩提心的，這就是叫一個「小」。小，就是心量太狹窄了；大呢，就是極廣大盡精微了。那麼這個大，我以前寫那個法界頌，這也就是一個大的表現，說的什麼呢？說：

法界為體有何外？虛空為用無不容。
萬物平等離分別，一念不生絕言宗。

這就是大心了。所謂「性盡人己參天地；心同日月耀陽春。」把這一切的萬事萬物都看成是一個，沒有什麼分別。今天我講的就這樣子。我若講的不圓滿，你們誰翻譯的時候，再補充一下。

若於心外見有眾生。及以佛道。願度願成。功勛不忘。知見不泯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偏。若知自性是眾生。故願度脫。自性是佛道。故願成就。不見一法。離心別有。以虛空之心。發虛空之願。行虛空之行。證虛空之果。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。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圓。知此八種差別。則知審察。知審察。則知去取。知去取。則可發心。云何審察。謂我所發心。於此八中。為邪為正。為真為偽。為大為小。為偏為圓。云何去取。所謂去邪去偽。去小去偏。取正取真。取大取圓。如此發心。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。

「若於心外見有眾生。及以佛道。願度願成」：若，就是假設；於，當個「在」字講。假設你在自己的心外邊，見有眾生可度，見有佛道可成；你願意來度脫你心外的眾生，願意成就你心外的佛道。「功勛不忘」：你就以為度眾生成佛，度眾生就有了什麼功德了，總也不忘，你就想成佛，生了一個大執著。「知見不泯」：泯，就是泯滅了它，沒有它，息滅了它。你不能把你這個邪知邪見泯了，「如是發心。名之為偏」：像這樣子，心裏總有一個東西在裏頭執著了，這就叫偏。你沒有明白那個原理，你還有偏見。

「若知自性是眾生，故願度脫」：你要知道自性就是眾生；眾生不離自性，所有的眾生都在自性裏。你自性的眾生誓願度，自性的煩惱誓願斷，自性的法門誓願學，自性的佛道誓願成。你要是能這樣子看，「自性是佛道。故願成就」：你能要成自性的佛道，所以願意成就佛，因為他不離自性。「不見一法」：你沒有什麼法可執著的，不應該生出一個法執來。「離心別有」：你要是覺得有法可學，你在你心外學法，在心外求法，這都是外道。你要怎麼樣呢？「以虛空之心。發虛空之願」：就像那個虛空似的，自性和那虛空是一樣的，你那個願也要像虛空那麼廣大。「行虛空之行。證虛空之果」：你所行所作也像虛空似的，你證得像虛空那麼大的果位。「亦無虛空之相可得」：可是還不執著，不執著虛空有個什麼相；你若一執著有個相在，已經就執著了。所以「如是發心，名之為圓」：像這樣的發心，就是圓。

「知此八種。則知審察」：你知道這八種的差別、不同，你就應該知道好好地詳細審察。「知審察。則知去取」：你就知道應該去什麼了，應該要什麼了。你知道應該什麼不要，什麼要，你「則可發心」：這樣才可以發心呢。

「云何審察」：怎麼樣審察呢？「謂我所發心」：就是我所發的這個心，「於此八中」，在這八種的發心裏頭，問一問自己，我是邪的？是正的呢？是真的呢？是偽的呢？或者是大的，是小的呢？是偏的，是圓的呢？「云何去取」：那麼你審察之後，認識了，你還要應該去什麼？應該要什麼呢？就是這個「所謂去邪」：那個邪的要去了，偽的要去了，小的要去了，那個偏的也要去了；要取這個真，取正，取這個大的，取這個圓的。「如此發心。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」：像這樣的發心，這才是你真正懂得怎麼樣能發菩提心，將來才能圓滿你這個虛空的菩提。

正宗分

此菩提心。諸善中王。必有因緣。方得發起。今言因緣。略有十種。何等為十。一者念佛重恩故。二者念父母恩故。三者念師長恩故。四者念施主恩故。五者念眾生恩故。六者念生死苦故。七者尊重己靈故。八者懺悔業障故。九者求生淨土故。十者為念正法得久住故。

「此菩提心」：這菩提心就是說我們人這種求智慧的心。菩提就是覺道。覺道，就是對著不覺道。我們眾生就是不覺。若覺了，就會發菩提心；不覺就不會發菩提心。那麼這個「此菩提心」，就是說這個菩提心。「諸善中王」：它是無論你做什麼善事，也沒有發菩提心這個重要。那麼發菩提心，它一定要有一種因緣，所以說「必有因緣」。因，就是種的這個因；緣，就是幫助這個菩提心的助緣。因，就要種的正因；緣，要幫助這個正因來發展，所以「方得發起」

。那麼因為什麼你要發菩提心呢？這有十種，「今言因緣。略有十種」：現在說這個因緣有十種。「何等為十」：十種因緣是什麼呢？

「一者」，就是「念佛重恩故」。我們眾生不知道佛對我們的慈悲喜捨這種恩。這種恩，是沒有法子可以形容的，說也說不完的，所以這是「重」，是最重最重的。你看，佛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他無非想要救度你我現前的眾生離苦得樂。所以他自己先以身示範來修行，經過種種的苦難，種種不能忍的，不能受的那種境界，所以佛的恩是最重的。

「二者念父母恩故」：那麼佛恩是不容易報，我們應該要發菩提心來報佛恩。父母對我們也是有恩的。父母生我們，懷胎十月，乳哺三年，然後教養我們長大，這個也是很不容易的。「三者念師長恩故」：第三的恩就是要念師長的恩。師，就是所有我們跟著學法，學智慧的一切老師。他對我們循循善誘，種種的教導，這種恩也是應該報的。

「四者念施主恩故」：施主就是護法。我們出家修道，這護法護持我們修道，這個恩也很重的。我們如果不發菩提心，所謂「三心不了水難消」，你要是不把三心掃去，你喝施主布施一口水，也不容易消化的。這是四者念施主恩。「五者念眾生恩故」：眾生對我們也都有恩，一切一切眾生，或者和我們都有相當的關係，所以我們也應該報恩。

「六者念生死苦故」：第六要發菩提心，要痛念生死，我們也要發菩提心。「七者尊重己靈故」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我們自己既然有佛性，我們應該發菩提心，圓成我們的佛性，所以也要尊重自己本有的這種靈明覺性。

「八者懺悔業障故」：第八樣發菩提心的因緣，就要懺悔自己的業障，令自己的業障消除。我們懺悔自己過去的業障，有罪過都要改了。譬如我不持戒，我盡打妄想，欲心太重了，我這都是業障，我要懺悔，要真正生懺悔心，要在佛前改過自新；不要叩一個頭說：「佛啊！你保祐著我多一點desire（欲念）囉！」「佛啊！你保祐我快一點還俗囉！」你這樣子，那怎麼會懺悔業障呢？你一邊在那兒拜懺，一邊想你那個男朋友；一邊拜懺，一邊想自己的女朋友，這怎麼樣可以懺悔業障呢？這就不能懺悔業障的。這第八種，你要懺悔業障就要發菩提心；發菩提心就要把過去的污濁邋遢這種思想，都要把它洗乾淨了它，這叫懺悔業障。

「九者求生淨土故」：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見阿彌陀佛。「十者為念正法得久住故」：我們發菩提心修道，我們能真正修道，這就是正法久住；我們若不發菩提心修道，這就是正法不住世了：所以我們要有這十種的因緣。

無論哪一個人都應該發菩提心，就是叫這個菩提心生出來。不要以為我們修不修行，這與其他人沒有關係；我們和整個世界都互相有關係的。所以我們要發菩提心，這個世間就是佛法久住了；我們不發菩提心，這佛法就滅了。

念佛重恩

云何念佛重恩。謂我釋迦如來最初發心。為我等故。行菩薩道。經無量劫。備受諸苦。我造業時。佛則哀憐。方便教化。而我愚癡。不知信受。我墮地獄。佛復悲痛。欲代我苦。而我業重。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。佛以方便。令種善根。世世生生。隨逐於我。心無暫捨。佛初出世。我尚沉淪。今得人身。佛已滅度。何罪而生末法。何福而預出家。何障而不見金身。何幸而躬逢舍利。如是思惟。向使不種善根。何以得聞佛法。不聞佛法。焉知常受佛恩。此恩此德。丘山難喻。自非發廣大心。行菩薩道。建立佛法。救度眾生。縱使粉骨碎身。豈能酬答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。

「云何念佛重恩」：這第一種的因緣。前邊那個提綱就是說「念佛重恩」。怎麼叫念佛重恩呢？下邊就說明白了。「謂」：謂就是說，所說的。說什麼呢？「我釋迦如來。最初發心」：我本師釋迦牟尼佛，最初為什麼他發菩提心？「為我等故」：就因為想要救度我們現在的眾生，他才發的菩提心，他才「行菩薩道」。行菩薩道就是利人，生生世世都是利他。「經無量劫」：經過有無量無邊那麼長的時間，數不過來那麼多大劫，「備受諸苦」。釋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，在這個期間，什麼苦都受遍了。

「我造業時。佛則哀憐」：我們眾生造業的時候，佛就可憐我們，所以佛願意以身來代表眾生受苦，佛願意把眾生的苦都做為他自己的苦。所以我們造的業，佛生一種憐愍的心來原諒我們。「方便教化」：用種種的方便權巧、譬喻說明而教化我們，令我們改惡向善，改過自新，發菩提心。「而我愚癡。不知信受」：可是佛這樣慈悲對我們，我們是很愚癡很蠢的，不明白佛對我們的這種恩德，所以不曉得接受佛這個教化。

「我墮地獄。佛復悲痛」：我在當初墮地獄的時候，佛看見眾生墮地獄，就像他自己墮地獄一樣那麼痛苦，那麼難過。「欲代我苦」：所以佛願意下地獄來替我們受苦。「而我業重。不能救拔」：而我們因為業障太重了，佛也沒有這個力量來救拔。

「我生人道」：佛想盡方法把我們從地獄救出來了，又生到人道來了。「佛以方便。令種善根」：佛又用種種的方便權巧法門，叫我們來種一切的善根。「世世生生，隨逐於我」：在《華嚴經》上，你看那個菩薩為了教化一個眾生，眾生到地獄去，他就跟著下地獄；眾生到畜生那兒，他就跟著去做畜生；眾生轉餓鬼，他也去做餓鬼，影響他發菩提心，影響他修行；眾生做

人道，他就跟著這個眾生去做人去：這樣子陪著眾生來受苦。隨逐於我，就是跟著我，不捨我。「心無暫捨」：他心裏連一時一刻都不捨棄我們。

「佛初出世。我尚沉淪」：釋迦牟尼佛剛剛出世的時候，我尚且在沉淪裏頭。尚，就是尚且；說那時候我還在沉淪裏頭，就是在地獄，在餓鬼，在畜生裏頭沉淪。「今得人身。佛已滅度」：我現在仗佛的威德已經做人了，可是佛已經入涅槃了。

「何罪而生末法」：我們一定是很大的罪，才生到末法時代；要不是罪大，我們應該見佛聞法啊！「何福而預出家」：可是我們現在出家了。這個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是為著出家人說的。我們大約也是有福；雖然有罪，但是也有福。因為有福的關係，所以現在我們就出家了。「何障而不見金身」：那麼我們現在是有什麼業障障著我們，不能見到佛金色之身呢？「何幸而躬逢舍利」：我們又很幸運的，在這個末法時代還能見到佛的舍利。

「如是思惟」：像這樣子想一想，像前邊所說這幾句話，這樣想一想。「向使不種善根」：向，就是往昔、以前。假設往昔我若沒有種善根的話，「何以得聞佛法」？我若沒有善根，我一定不會得聞佛法的。「不聞佛法。焉知常受佛恩」？我若不聞佛法，不懂佛法，佛對我有多大的恩，我也不知道。「此恩此德。丘山難喻」：佛對我們這種的深恩大德，就是高山也比喻不了那麼高，大海也沒有那麼深。

「自非發廣大心」：因為佛對我們這樣的大恩大德，我們如果不發一個廣大的心。「行菩薩道。建立佛法。救度眾生」。我們有力量就要建立佛法，來救度眾生。「縱使粉骨碎身。豈能酬答」：我們如果不弘揚佛法，不建立佛法，不把佛教支持起來，我們就是粉身碎骨也報不完佛恩的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」：這十種因緣，第一種我們就要念佛重恩，要發菩提心。

念父母恩

云何念父母恩。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十月三年。懷胎乳哺。推乾去溼。嚥苦吐甘。才得成人。指望紹繼門風。供承祭祀。今我等既已出家。濫稱釋子。忝號沙門。甘旨不供。祭掃不給。生不能養其口體。死不能導其神靈。於世間則為大損。於出世又無實益。兩途既失。重罪難逃。如是思惟。惟有百劫千生。常行佛道。十方三世。普度眾生。則不惟一生父母。乃至生生父母。俱蒙拔濟。不惟一人父母。乃至人人父母。盡可超升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。

「云何念父母恩。」我快點給你們講。你們也坐了很久了；我也沒有什麼太多時間。前邊已經提出那個提綱了，現在這是解釋。「哀哀父母」：說我對父母常常要很哀念的。「生我劬勞」：這是《詩經》上的字句，說「哀哀父母。生我劬勞。……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」「十月三年。懷胎乳哺」：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。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，好像沒有那麼好念，所以就十月三年，懷胎乳哺。「推乾去溼」：從溼的地方推到那個乾的地方去；不是離開乾的地方，到濕的地方，而是從那溼的地方去了，推到那個乾的地方去。這個很簡單的，沒有什麼特別的講法。母親帶小孩子就是這種的情形。

美國這兒小孩子和媽媽都分開房住了，沒有這些個麻煩。尤其有那種紙的墊子，一用完了可以換了那個衛生巾：推乾去溼。要是以前普通這個媽媽，都要小孩子睡到一起，那小孩子把床尿了，媽媽把這個小孩子挪到乾的地方去，自己睡那個溼的地方。你看！

「嚥苦吐甘」：嚥苦，就是有什麼苦，有什麼困難，這母親把它吃下去；吐甘，把有什麼甜的都給小孩子。「才得成人」：因為這樣子盡心竭力來培植灌溉這個小孩子，栽培他，所以小孩才長大成人。「指望紹繼門風」：生兒育女就是為著他能以有個傳宗接代，不斷香煙。指望，就是用手指頭指著，用眼睛看著。幹什麼呢？「紹繼」：紹，就是接續的意思；紹隆佛種就是繼續佛種的意思。繼，就是把它接下去，不斷了。「門風」：就是家庭好的這種風範，好的這種法財。「供承祭祀」：將來子女好祭祀祖先。

指望紹繼門風，就是希望他接續香煙。西方不講這個；西方的人也不供祖先。中國人呢，他供上一個祖先，在祖先上燒香。這個做爸爸、做媽媽的，或者做爺爺、做奶奶的，就希望死了之後，這個子，或者孫，給他燒燒香。這叫繼續香煙，繼門風，這是誰的兒子，誰的孫子，誰的什麼什麼。「供承祭祀」：等他死的時候，去給叩個頭，拜一拜。那麼在西方也沒有這個，這更談不到囉！

「今我等既已出家」：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出家了。「濫稱釋子」：也不管夠不夠佛子的資格，就是濫竽充數，就說：「啊！我們也是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子。」「忝號沙門」：忝，就是不知慚愧，不知羞恥。忝列門牆，就是我很不夠這個資格的。我很不配做這個沙門，可是我也冒充，濫竽充數就也算是個沙門。沙門就是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「甘旨不供」：對父母，我們一點也沒有什麼供養，沒有拿出自己的力量來供養。「祭掃不給」：父母死了之後也不去掃墓，也不到墳上去拜一拜，也不祭。「生不能養其口體」：活著，不能來奉養他的口體。「死不能導其神靈」：死了之後，我也不能把他的神靈引導到一個安樂的處所去。

「於世間則為大損」：對於世間法來講，就是對於社會這一些個問題，這是一個大損失。「於出世又無實益」：我們出世也沒有修行，也沒有成功，對父母沒有什麼幫助。「兩途既失」：兩途就是生、死。活著我也沒有奉養；死了我又沒有祭祀；我出家了也不管在家的父母了：這是兩途既失，兩方面都有大損失。「重罪難逃」：這種很重的罪，很不容易逃避的。

「如是思惟」：像這樣想一想。「惟有百劫千生。常行佛道」：我就怎麼樣呢？我要百劫千生，都要修行佛道，常常地依照佛法來修行，常常地行佛道。「十方三世。普度眾生」：我到十方去，到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去普度一切眾生，所以這叫報父母恩。「則不惟一生父母」：這兒應該加一個「乃至」，「乃至生生父母。俱蒙拔濟」：生生世世的父母，都得到度脫了。「不惟一人父母。乃至人人父母」：乃至生生世世的父母，「盡可超升」：都可以升天去了。我們要是真修行，「一子得道，九祖升天。」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功修行，過去生生世世的父母，乃至於所有人的父母，我們都可以令他超升去了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」：是為發菩提心第二種的因緣是這樣的。

這個文本來都沒有什麼很深奧的，都是很淺顯的。不要看得有什麼不明白，有什麼很困難的；沒有什麼困難的。

念師長恩

云何念師長恩。父母雖能生育我身。若無世間師長。則不知禮義。若無出世師長。則不解佛法。不知禮義。則同於異類。不解佛法。則何異俗人。今我等粗知禮義。略解佛法。

「云何念師長恩」：「云何」，就是怎麼樣說。怎麼樣說是報師長恩呢？前邊是報父母恩。這父母生我，我應該報恩的，那麼師長他沒有生我，我報什麼恩呢？所以說「云何報師長恩」呢？這是一個詢問詞，就是向大家來問問題。師，怎麼叫「師」呢？師就是一個規則，跟著他學這種法度、規則。說「師父」，這是一種長輩，在我們這個人倫上，師就是長輩；你皈依師父了，那麼你無形就是晚輩了。

所以我不叫人皈依我，就是這樣子；如果我叫人皈依我，人家問一問你，你夠不夠師父的資格啊？你是不是討我的便宜，想要作我的師父，比我長一輩呢？那你自己說什麼？所以我從來不叫哪一個人皈依我；不叫的，就是因為這個。那麼我也很慚愧的，我收一個皈依弟子，我覺得如果我不用正法來教化他，我不能度他，我就是對不起他。我要是用正法教他，他要是沒有真正一個誠心，不聽，我又有什麼法子？所以我也不叫人皈依我。

你看你們現在這麼多人皈依我，你們自己問問自己，哪一個是我親口叫你們來皈依我的？甚至於皈依我的，我都要考察考察。那麼有的時候，人多了，我也考察不過來了，馬馬虎虎把眼睛一閉：「好了！都許可了。」就這麼回事。本來要一個一個的。我在東北，在香港，我收皈依弟子，我要先和他談一談；談一談你為什麼要皈依我。

不單對人這樣，我就對鬼也是這樣子。真的啊！我在香港收過鬼皈依弟子。這個鬼，說起來這也是很不可思議的。有一個人有病，就去請和尚來念經，請七個和尚念經。這七個和尚穿上袍，搭上衣，到那兒擺上桌子，放上《金剛經》、〈大悲咒〉，就來念：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。南無阿利耶……」，一天到晚南無、南無、南無、南無、南無，南無個不停。念《金剛經》也是：「如是我聞。一時佛在舍衛國。祇樹給孤獨園。與大比丘眾。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世尊食時。著衣持缽。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。次第乞已。還至本處。飯食訖。收衣缽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。」可是這個鬼也不聽你那一套。你敷座而坐，它也敷座而坐，搞得這七個和尚念了七天經，也出不去門了。

那麼這七個和尚，其中就有一個把我推薦出來，說：「你要是想要他病好，你要去請某某人去。」這個人也就相信他話，就跑到我那個觀音洞裏邊去請我。請我第一次，我沒有答應；第二次又去，我又沒有答應；第三次到那兒跪到我面前不起來，說一定請我幫幫他忙。那麼我說：「好了！你這麼誠心。」我就去了。

去了，到那兒，這個病人在床上正和和尚鬥法呢！和尚念經，他也念經；和尚念咒，他也念咒，在那兒晃晃悠悠的這麼不知多神氣！那麼我就坐到他那個床旁邊，我就靜一靜，大約十五分鐘，咦！這個人帶著鬼，鬼帶著人，就跑到這兒就跪下來；跪下，當時我有個念珠，我就給他戴上。戴上我這念珠，他就說：「哎呀！法師啊！你饒恕我了！我再也不敢了。」

我說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他說：「啊！我這幾幾乎要被你這個念珠燒死了。」

我說：「我戴著，它怎麼不燒呢？你戴著，它就燒呢？」

他說：「我真受不了了！」

我說：「那你想要幹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我想要皈依你。」

我說：「你想要皈依我？這七個和尚給你念經念了七、八天，你怎麼不皈依呢？你皈依我幹什麼呢？」

他說：「喔！他們？他們皈依我，我都不要他。」就這麼說。完了，又說他認識茂峰老法師。

我說：「你既然認識茂峰（豐？）老法師，你可以皈依茂峰老法師嘛！」

「哼！他呀！他也不夠我師父的資格。」

我說：「那我怎麼夠？」

他說：「啊！我找這麼多年，就是找你呢！」

我說：「你找我幹什麼？」

「啊！我就要皈依你。」

「皈依我有什麼好處？」

他說：「你的願力大，是凡你的皈依弟子，都要成佛。因為你有這個願力，所以我現在一定要皈依你。」

你看！這個鬼它都不是四六不懂；他都懂四六。什麼叫「四六」呢？「四」，就是父親的那個「父」字；「六」，就是母親那個「母」字。父親那個「父」字是四筆，母親的那個「母」字是六筆。所以說那個人四六不懂，就是連爸爸、媽媽都不認識。那麼這個鬼呢，它就四六懂了，他要皈依。

我不是今天向你們來說我的怎麼長處，這是我們講這個事實來證明。那麼這樣子，他就皈依我了；皈依我，這個病人的病也就好了。結果這個病人好了怎麼樣？這個病人也皈依了；病人皈依了，這個病人的親戚也都皈依了。所以一連一大串，這一幫就都皈依了；都是全家皈依，所以這鬼也能介紹人皈依。人看著鬼皈依了，所以他也就眼睛紅了：「我也要皈依。」那麼這是報師長恩。

因為「父母雖能生育我身」：父母雖然他能生育我這個身體，可是「若無世間師長」來教化他，來令他有一點學問，有一點學識，「則不知禮義」：他就不知道這個「禮」。禮，就是禮節、禮貌。你對人不客氣，這就是不禮貌。

義，什麼叫「義」呢？義就是義氣。好像關公，那大義參天，他總要保著他皇兄劉備；誰若想利用他，他也不被利用。曹操怎麼樣用什麼手段來想拉攏他，他也不去的。所以這個關公就大義參天，這個大義好像天似的。那麼禮貌，好像我們見著人，要是給人低低頭，那麼恭恭敬敬鞠個躬，這個人絕對不會罵你的。為什麼人罵自己？就因為自己對人也是很粗氣的，不好了，所以人家罵。這是我深深地瞭解這個道理。

你看我是個出家人，也常常有人罵我，就因為覺得我對他不好了。那麼這沒關係，凡是罵我的人，我發願將來都度他們成佛。所以他罵我的人是最便宜的，不會吃虧的。我不會說：「啊！你罵了我了，我叫你下地獄！下無間地獄！」不會有這個心。你罵我嗎？將來我要度你成佛；你不成佛，我也不成佛。所以罵我的人，也是我的善知識。

你看那個提婆達多，他就是反面來幫助釋迦牟尼佛的。那麼罵我的人，甚至於對我不客氣的人，這都是我的善知識，我都要發願將來度他們。所以你們誰要是反對我，或者罵罵我，那是好辦法，那是和我能結一個最大的法緣。因為這個，你們誰若願意和我結法緣，就先罵罵我。我這是大開方便門，不怕人罵。我也不怕人打的。你們願意，你們要我的眼睛，我給眼睛；要我的耳朵，給耳朵；要我頭，我都給頭的。身心性命、頭目腦髓都包括在內，你們只要想要，我都布施；不是這麼說，真做得到的。

現在我是一個最愚笨的人，我又說這句話了。為什麼呢？人家不願意做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做。我告訴你們，我是再邋遢的東西，我可以吃的。若不信，你們就當面試一試，不論屎啊、尿啊，我都可以吃，我都可以喝的，就是這麼一個不識數的人。你們現在懂得你們這個師父，真是鴉鴉烏了！真是沒有用了！

我在香港，有一個人她向我要求，說她要生個孫。我說：「妳想要生孫嗎？那好！」我就在那兒洗腳，洗完了腳，我就把這個水給她；我說：「你喝了，把這個水喝了它了。」啊！她一看，做不到。「你做不到嗎？好！我來。」我自己拿起，把這個洗腳水喝了它。

哦！她周身都漂汗了，說：「這怎麼可以？」我說：「這怎麼不可以？」所以你們不要以為我和你們一樣的，我所做到的事情，你們是做不到的，我告訴你們。

我再告訴你們一個事情，我吃東西啊，好吃、不好吃，我都覺得它是一個味道，所以這屎尿我都可以吃，就因為我覺得它都是一個味道。你說：「哎呀！這個法師你太臊太臭了，我們不願意接近你了。」阿彌陀佛！誰願意離我遠遠的，沒有關係；誰願意譭謗我，也 Doesn't matter，不要緊的。我也沒有什麼好的。我就是沒有本事的這一套嘛，你們懂了吧？

所以禮義，我們世間人都要懂禮，不能一點禮也不懂，也不知道一個義。所謂合乎義的事情，我們就做；不合乎義的事情，我們就不做，這個「義」是治世之宜。做什麼事情，你做得正對了，恰到好處，這就是個義。這個義，又是說那個人義氣，古來那個俠客行俠作義，這就是義氣；義氣，大家結拜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，為朋友兩肋插刀，也不怕痛。這都是義氣，一股義氣。那麼這個義氣就是要吃虧的；義氣來了要吃虧，要幫助人，利益其他人的。

那麼世間的教師是教你這一切的禮節、禮貌。做事不要沒有禮貌，你不要亂罵人，不要對人都不好，這要有禮。我們人和禽獸不同的，就因為知道禮。如果你連個禮貌也沒有了，那和那禽獸是沒有分別的。那個禽獸，你看牠若互相見著，牠還都有一種好感呢！我們人怎麼可以不懂禮呢？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，禮也是八德之一，所以你必須要懂禮貌，對人有義氣。你如果沒有世間這個老師，你就不懂做人的道理。

「若無出世師長」：你若想修行，你必須要選擇一個明眼的善知識。怎麼叫明眼的善知識呢？明眼的善知識有幾個條件你可以觀察的。他第一不貪財；第二不貪色；第三不貪名；第四他不自私：有這四種。你看這個善知識，他是不是說來說去都是叫你對他有利益？是不是他做一切的事情，想把他自己的名譽弄得大大的，高高的，地位弄得大大的，有他一個企圖？這個不貪名、色，不自私，這個是個善知識。

所以馬來西亞這次跟著你們來這位達摩阿難達法師，我覺得在我所見到的－－我沒有見到，那我是不知道了－－我現在所見到的這個小乘，Thervadha的比丘裏邊，他是一個最修行的人，也是一個最有智慧的人，也是最講禮義的一個人。所以這一位善知識，你們回到馬來西亞要多親近他。

你親近善知識，我告訴你們，不要去好像很膩著，一天到晚就這麼死纏死纏的，總也離不開。親近，就要聽他話，你有什麼不明白的，你去求開示；不是說我一天到晚就見見我這個師父，以為見，這就是親近了。不是的。你就要求法，也要恭恭敬敬的，不是那麼連講帶笑的，也不正經那麼樣子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要正正經經，鄭重其事，到那兒不要給他添麻煩。看他有事情，有時間沒有？有時間就請教；若沒有時間，不可以就，「我這個是重要的，我到那兒，我不管他忙不忙，我先要請問我的問題。」不可以這樣子。

你們皈依我的人，回到馬來西亞要去親近這位達摩阿難達法師。因為我不在那兒，我請他代表我來教訓你們。你們若有力量，你們要好好護他法。你們護持他，就是護持我，我們兩個人沒有彼此的分別。我們兩個人，我覺得他也沒有自私心，我這個有自私心，但是也不太多了。講老實話啊！那麼不太多了，或者有一條頭髮那麼多，但是我都要割斷了它。這是這一點。

那麼你要出世，你不能沒有個明眼善知識。明眼善知識，他一舉一動絕對不會為他自己做著想，不會盡是：「怎麼樣能利益我呢？給我修個大廟吧！」有人說了：「你現在有萬佛城這個廟不小了，還要不要修廟呀？」還要。

我這個貪心是沒有止盡的。可是我這個貪心，我告訴你們，我是願意給國際佛教，做一個佛教基本的道場，來弘揚正法。所以現在你們來，不論對我這兒怎麼樣的看法，都是擁護萬佛城的。你就罵萬佛城，也是擁護的；你罵罵都好的，對萬佛城都有很大的光榮。你看其他人若有人這樣講話的，我就拜他做師父，給我找一個來。我是不怕人罵，也不怕人譭謗，也不怕人批評的，什麼也不怕的；我若怕，我就不跑到美國來弘揚佛法了。我到美國這兒弘揚佛法，我早就把這一切一切都準備好了。你越譭謗我，我越覺得這是很好玩的，比我開玩笑更好玩。所以我這個思想，和你們的思想完全不一樣的。我的作風、我的行為和你們的所知道的，也都不一樣的，我今天老實告訴你們。

若無出世的師長呢，「則不解佛法。」你若不求一個出世的善知識，你就不能明白佛法；不能明白佛法，你怎麼會出世呢？我告訴你們最要緊的，這個世間的知見，要不要了它，想學佛法就要多吃虧。永嘉大師說過：「聞惡言，是功德。」你聽見人家對你有譭謗，或者罵，這都是功德，都是幫助你的，都是想你好呢！他若不想你好，他不會說你不好；他說你不好，叫你知道，就是要你還更加努力，百尺竿頭重進步。你要這樣想。所以「順逆皆精進，毀譽不動心」，要這樣，不過這不容易的。「聞惡言是功德，此即成我善知識」：這個就是成就我的一個善知識。「不因訕謗起冤親」：要不是因為或者訕笑你，或者譭謗你，你也能冤親平等，沒有瞋恨心。「何表無生慈悲力」：怎麼能表示出來你無生法忍的這種力量呢？所以各位！我當然也有很多毛病，但是我希望改。我希望把我的毛病都改了，那麼和你們大家共同研究佛法。

所以要出世，一定要找一個真正的善知識。「不知禮義」：你不知道禮節和義氣，「則同於異類。」異類就是禽獸。你看那個禽獸，飛禽走獸牠就不懂禮義，可是也有懂的。好像烏鴉反哺報母恩，羊羔跪乳，這也是一種孝順的禽獸，這都是牠天性還善良。所以這個則同異類，就是和畜生沒有分別了。那麼你人面獸心，也就是不懂禮貌，所以說：「不懂禮。」

「不解佛法。則何異俗人」：你修道的人不懂佛法，那和世俗人又有什麼分別呢？沒有分別。所以「今我等粗知禮義」：現在我們，就是省庵大師他說我們這一切的人，我們這個同類，就是所有的出家人，或者信佛的人。「我等」，就是我們。我等粗知禮義，粗知就是知道一個大大概概的，簡簡單單的，知道一點禮義。「略解佛法」：略略地也明白一點佛法了。

袈裟披體。戒品沾身。此之重恩。從師長得。若求小果。僅能自利。今為大乘。普願利人。則

世出世間二種師長。俱蒙利益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。

「袈裟披體」：袈裟，就是出家的這個衣服。「莫道袈裟容易得，皆因屢世種菩提。」出家不是很容易的，你若沒有善根，是出不了家；出家也不會長遠。那麼必須要發願生生世世都童貞入道，發菩提心。童貞入道比較容易修行，也容易得五眼六通。你一不是童貞了，就很不容易修行了；當然也可以修行，但是不容易的。「戒品沾身」：戒品，就是所說的有五戒，有八戒，有十重四十八輕戒是菩薩戒；比丘有二百五十條戒；比丘尼就有三百四十八條戒。這個戒品就是受比丘戒、沙彌戒、菩薩戒；受這個戒，這叫戒品。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」受戒就入諸佛位，所以說戒品沾身，這個金剛光明寶戒的戒體得到了。

「此之重恩。從師長得」：說這種的重恩，這個戒品、袈裟，是從師長那兒得來的。「若求小果」：你得到這個袈裟披體，戒品沾身，你要是不修大乘法，僅僅地就修小乘，求證阿羅漢果。「僅能自利」：這也是好，但是只是自利而沒能利他；只能自覺而不能覺他；只能自度而不能度他。

「今為大乘。普願利人」：現在為大乘的種子，發大菩提心，只願意利益其他的眾生，而忘了自己。「則世出世間。二種師長」：世間的師長，和出世間的師長，這兩種的師長。「俱蒙利益」：都得到好處了。這是報師長恩。因為他教你，你修行。你成道了，是由他幫助你成的，所以俱蒙利益。這個世間的師長，和出世間的師長，也都得到利益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三因緣也」：這是發菩提心第三種的因緣。

念施主恩

云何念施主恩。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。並非己有。二時粥飯。四季衣裳。疾病所需。身口所費。此皆出自他力。將為我用。彼則竭力躬耕。尚難糊口。我則安坐受食。猶不稱心。彼則紡織不已。猶自艱難。我於安服有餘。寧知愛惜。彼則蓽門蓬戶。擾攘終身。我則廣宇閒庭。優悠卒歲。以彼勞而供我逸。於心安乎。將他利而潤己身。於理順乎。自非悲智雙運。福慧二嚴。檀信沾恩。眾生受賜。則粒米寸絲。酬賞有分。惡報難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。

「云何念施主恩」：這個念不是報。這個念就是你不要忘了，要念茲在茲的，這個施主對我們有恩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「謂我等今者。日用所資。並非己有」：今者就是現在，就是說我們現在；所資，就是所需要的這一些個東西，這一些個資料，說這不是我們自己的，都是旁人供養。「二時粥飯。疾病所需。四季衣裳」：早起吃粥，中午吃飯，和有病所需的醫藥。四季就是春夏秋冬，這四季所穿的衣裳。出家人，本來是早晨吃粥，中午吃飯，這個二時粥飯。所以我們和尚自己給自己取名叫粥飯僧，就會吃粥和吃飯，旁的都不會。那麼這有一點客氣，有一點自謙。

「身口所費。皆出自他力。將為我用」：這個「將」字，就是拿來給我用這種的東西。身口的費用－－身要穿衣服，口要吃飯－－這都是旁人供養我的，令我用來修道的。「彼則竭力躬耕。尚難餬口」：那麼農人就是一天汗流水滴的，那麼樣子辛苦，有的時候都沒有飯吃。「我則安坐受食」：他們那麼辛苦都沒有飯吃；我什麼也沒有做，那麼平安在那兒坐著，就受這個飲食，吃這個現成的飯。「猶不稱心」：還說這個不好吃，那個不好吃，還那麼挑選飲食，揀食。

那個農夫，在那兒耕田，很辛苦的。這是中國的農夫，很辛苦的；美國的又不同了。美國的耕田用機器，這個機器辛苦，人不辛苦。機器在那兒嘟嘟嘟，這個地都耕好了。但是機器也要吃油，它要用gasoline，這也是很費錢，很費力的。那gasoline也是竭盡其力來耕耘，這是很辛苦的。古人說：「鋤禾日當午。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食。粒粒皆辛苦。」

我們人，對這個飲食，切記不要浪費，不要蹧蹋東西。我想起來我小的時候，十六歲去參加道德會。道德會吃飯也吃這個potato，這個廣東話叫薯仔，又叫土豆，又叫薯藥。在道德會一般的習慣，是要把薯仔皮吃了它。那麼剛剛從外邊來的人，就吃不了薯仔皮。你叫他吃，他也不聽、也不吃。那麼不吃，在口裡吃完了就吐出來，吐了，有的放在桌上，有的放在地下。我那時候是做傳習班的主任來教他們，我是十六、七歲，說話誰也不聽，所謂「貌不壓眾，藝不驚人。」雖然是當傳習班的主任，說話也沒有人聽。我就生大慚愧：「啊！這是我德行不夠！」德行不夠，那麼我要自己把這些人家從口裡吐出來的東西，我都把它吃了。所以大家都吃完飯，我看那薯仔皮，地下的我也把它撿起來，桌子上的也把它撿在一起，有一碗這麼多，我像吃麵條似的，拿了就把它都吃了。這一下子，以後我再叫他們不吃，他們也要吃了，誰也不吐這個薯仔皮了。

為什麼要這樣子呢？因為這個東西來源不容易的。我從小做什麼事情願意以身作則。我叫你做，你不做嗎？你不做，我做。好像我剛剛到萬佛城來，叫人掃地也沒人掃，叫人拔草也沒人拔草。唉！你們不拔，我來拔。我自己掃地、拔草。啊！把這個三步一拜的果真也感動了。他看我來拔草，他也來拔，同我搶著拔。我說：「唉！你先要拔，我就不拔囉！為什麼要搶著來拔呢？」那麼這是這樣子。

還有我再說一個故事給你們聽聽。我在東北出家以後收了個傻徒弟。這個傻徒弟出家了之後，在廟上自己做了個炕，自己在那兒住。他做了個炕不要緊，大家都不高興我，說：「收了個徒弟，來了就做當家，做boss，也不聽人家話，也沒得到人同意，就自己搭個炕自己睡。」這話

聽上來，我覺得很不自在的；收了個徒弟被人這麼講閒話，我就對徒弟說：「誰要你搭的這個炕啊？」他說：「沒有人叫。」「那麼你為什麼搭呢？」「我要睡午覺，我要搭炕睡覺。」我說：「那好！你到廟上，你做什麼事情應該先問問旁人；你不問旁人，你就搭炕，自己這麼樣子自專。廟上不是沒有主人嘛！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？」他說：「那我已經搭了，有什麼法子？不然，我把它拆了它。」我說：「你呀！拆就不要拆了，已經費這麼多工。」我北方的精進香，有這麼長，一支香點起來可以著兩個鐘頭。我說：「你點一支精進香到佛前去跪去，這是我懲罰你了。」他看看我：「唔！」

他是山東人，山東人很剛強的。他看看我，說：「唔！」就答應了；答應了，我到我房間去，過了有一個鐘頭，我去看看他跪了沒跪。我到他住的地方一看，他沒有跪，在那兒還大搖大擺，自自在在，趾高氣揚的，很兇的。然後我自己點了一支精進香，我自己就跪在佛前，我說：「好！你不跪，我現在替你跪。你是徒弟，你不聽師父的話，可以的。但是我這個做師父的，我代你來受這個懲罰。」就在佛前跪了，這回他也跑去跪。我說：「那是我陪著你跪，還是你陪著我跪呢？如果要是你陪著我跪，你還有很多的工作。如果我陪著你跪，我根本也不需要跪。」這麼樣子，我把一支精進香跪完；跪完了我起來，由此之後這個徒弟很乖的，再也不敢不聽話了。那麼這是我在出家後教化徒弟。

我那時候為什麼要跪呢？我覺得我自己道不足以感人，德不足以化人，所以要以身作則來自己懲罰自己。誰叫你要收徒弟呢？收徒弟若不能跪精進香，怎麼可以收徒弟？所以，這是我的哲學，這是我的邏輯學。那麼這個徒弟以後也很用功修行，又會四十二手眼。他這個手上什麼都可以看得見的，都很誠心的，也有力量給人治病。但是我說：「你不要給人治病！你治病，你惹出麻煩來，妖魔鬼怪來找你，你那時候又沒有辦法了，你還不夠道行呢！」那麼以後他不敢再給人治病。

「尚難糊口」，那個農夫種田種得那麼困難，有的時候吃不到好東西，不能吃飽了。「糊口」就是吃不飽。「我則安坐受食」：農夫那麼辛苦，流血流汗，辛辛苦苦，有糧食生產出來；我們這個出家人，不勞而獲，不耕而食，也沒有辛苦，「則安坐受食」，就坐在這兒吃飯。「猶不稱心」：吃飯的時候，還盡想吃好味道，沒有cheese（起士），就要牛油；沒有牛油，就要找麵包；沒有麵包，又要找花生。總而言之，總要找一點好東西吃：「這不夠營養，這太吃虧了！」總覺得口裡要吃有味的，總是這樣子。不稱心，就是覺得今天的飲食太不好了，也沒有味道，也不鹹，也不淡，啊！真是難吃！唔！這個火候也不夠，調味也不好，一點味道也沒有。就不稱心，不滿願。

不過我們萬佛城這些個人，我還敢保證不是這樣的。我們萬佛城吃什麼東西都是大家吃飽就算了，沒有人一定想要吃什麼味道的。美國人對調味上還不太注意，唯一的執著就是cheese；若沒有cheese，那可不行了，這是美國人的執著。所以，有的時候我叫他們買多一點cheese給大家吃，有的時候就一點也不買，就給他吊起來，制裁他們一下，看你沒有cheese，吃飽、吃不飽？這是教化美國人的方法。你歡喜吃就給你多多的，你再歡喜吃，就不給吃；不給吃，把他們饞得就流口水了，每一次吃飯的時候就各處找，沒有cheese嗎？有沒有cheese？就找cheese。中國人就看看有沒有餃子？有沒有包子啊？有沒有饅頭啊？這是中國人的習慣。美國人沒有這個習慣，就有那個習慣。總而言之，大家都各有所長，各有專長。

「彼則紡織不已。猶自艱難」：好像我們穿的布，那個工人就一天到晚來紡織這個布。不已，就是這個工作總是不完的，很艱難困苦的，才織成布。「我於安服有餘。寧知愛惜」：我呢？就用得很安然的來穿這個衣服，還很多多餘的，也不知道愛惜這個物質的艱難。

卍　　卍　　卍

那個織布的人在那兒辛辛苦苦地織布，用那個織布器；現在用織布機，容易了，但是也不是很容易，也都有它的困難，有它不容易的地方，不過生產得多了。為什麼生產得多了？因為人多了。人多了，你要還像以前那樣用織布器那麼織，用手擦來擦去的，那怎麼來得及？所以現在人多了，這個機器也就發明了。種地也是這樣。

怎麼以前沒有機器？他們人沒有那麼多，不需要，自耕其食就夠了。現在這麼多人，人人還有旁的工作，怎麼可以自耕其食呢？不行了，所以就發明機器。現在人多了，有的時候算數這個數目也大了，算不過來，所以就發明電腦，computer。將來又不知道會發明一個什麼東西又超過computer。「猶自艱難」：織布的人，有的時候自己織布，自己不能穿，因為要賣了換錢，所以，猶自艱難，自己很艱難。「我於安服有餘」：我平平安安的就穿上這個衣服，我還有剩的。「寧知愛惜」。你應該知道愛惜這個布，愛惜這個東西。

〈朱子治家格言〉上說：「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。」你早上吃粥，中午吃飯，你應該想一想，這個粥的來處也不容易，這個飯的來處也不容易。「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為艱」：半條絲、半條線，你應該要想一想，這個物質的來源是很不容易的，很困難的。人，總要常常知德報恩，知道人家這個來處，所以出家人吃飯的時候要有三念。

三念就是有一碗湯，用湯匙先喝三口湯。這三口湯，第一口湯這樣想：「願斷一切惡」。願斷一切惡包括吃飯的時候，不要生一種這個分別心；不要分別這個有味道，沒有味道，好吃不好吃：不要生這個分別心，有什麼就吃什麼。也不要挑食選擇食。你吃飯也不要打旁的妄想。不要想這個地方的飯真是不好，也不能講話，所以就討厭到極點。「這麼不自由！我坐監牢嗎？

我到這兒來，我拜佛有這麼多規矩！」不要這樣想，否則你吃下去不太容易消化。那麼，願斷一切惡，這個「惡」，就是想來想去，想東想西，盡想人家不對。你要知道，常瞅人不對，是自己苦未了！你常想人家這樣也不對，那樣也不對，那你自己太苦了；你若不苦，為什麼盡想人家不對？為什麼不迴光返照？所以，常瞅人不對，是自己苦未了呀！

那麼第二口湯是這麼說的：「願修一切善。」我把我的習氣毛病都要改了，我要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願斷一切惡就是諸惡不作；願修一切善就是眾善奉行。

第三口湯是說的：「誓度一切眾。」我願意度所有的一切眾生；一切眾生，都希望他們離苦得樂。這是喝三口湯做這三種的觀想。

還有五觀。這五觀就是：

一，
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：計算計算自己有什麼功德受這供養，也計算種田的人經過多少的辛苦，才能把這個米糧收成回來。量彼來處：度量度量所吃的東西的來源。

二，
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。第二個，我吃這個飯的時候，要想一想我自己有沒有這個德行？我德行或者圓滿，或者不圓滿。我吃這個飯，是對得起這個飯，對不起這個飯，要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，才能受人的供養。

三，
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。第三我要防我自己這個心。我要離開我的過錯，不要挑食。不要說好吃的我就生出貪心了，吃多一點；不好吃的我就試一試，沒有什麼味道，再也就不吃了：好吃不好吃都要平等，都一樣的。防心離過，貪等為宗，做為宗旨。

四，
正事良藥，為療行枯。我們為什麼要吃飯呢？因為吃飯就像吃藥似的。你要不吃它，沒有gasoline，那個汽車就不跑了。我們不吃飯，這個人就不能生存了。所以，正事良藥，我們吃飯，不要找它的味道。我們等於吃藥一樣，好治我們饑餓這個病；把我們饑餓的病治沒有了，就得了嘛。

五，
為成道業，應受此食。第五，我因為想要修行成道業，所以現在我受這種的飲食；不是說儘是貪好味道吃。所以穿衣服也是要這樣子。穿上衣服的時候，也是要想一想我有什麼功德穿這個衣服；不是就這麼，也不知道為什麼吃飯，也不知道為什麼穿衣服，也不知道怎麼樣就睡覺，這都要研究研究，這都是最切身的一種問題，所以要懂得。

「彼則蓽門蓬戶。擾攘終身」：他住的房子也很破的，院子門都是很破舊的，甚至於長草那樣子，這一生也沒有得到什麼安樂。「我則廣宇閬庭。優悠卒歲」：我住的地方就很寬廣的，庭園也很大的，花園子、水池子，什麼都預備得很現成的，那麼很優遊自在的，一年一年地都過去了，也不必辛苦。

「以彼勞而供我逸。於心安乎」：以旁人的勞苦，而供我自己安逸享受，我們自己問問自己的心，過意得去，過意不去呢？「將他利而潤己身。於理順乎」：用旁人的利益而肥潤自己這個身體，這合理嗎？這是不合理的。「自非悲智雙運」：那麼怎麼辦呢？就要你修慈悲觀，修智慧觀。「福慧二嚴」：修福還要修智慧；你修福修慧，福慧二嚴，才能給世俗人種福。「檀信沾恩。眾生受賜」：你這樣修這福慧二嚴，給施主迴向，他們才能得到恩惠，眾生也都受你好的這一種恩賜了。

「則粒米寸絲。酬賞有分」：你受人家的粒米或者寸絲，你將來都要還報的，所以說：「善施一粒米，重如須彌山，吃了你不修道，披毛戴角還。」古人說：「一粥一飯，你當思來處不易；半絲半縷，恆念物力惟艱。」這地方我們都應該知道的。所以你若不修行，你就是三心不了水難消；你就喝人家供養一口水，將來也要還報的。你如果不修行，「惡報難逃」：將來是要還報的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」：這是發菩提心第四種的因緣。

念眾生恩

云何念眾生恩。為我與眾生。從曠劫來。世世生生。互為父母。彼此有恩。今雖隔世昏迷。互不相識。以理推之。豈無報效。今之披毛戴角。安知非昔為其子乎。今之蜎動娟飛。安知不曾為我父乎。每見幼離父母。長而容貌都忘。何況宿世親緣，今則張王難記。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。宛轉於餓鬼之中。苦痛誰知。饑虛安訴。我雖不見不聞。彼必求拯求濟。非經不能陳此事。非佛不能道此言。彼邪見人。何足以知此。是故菩薩觀於螻蟻。皆是過去父母。未來諸佛。常思利益。念報其恩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。

「云何念眾生恩」：怎麼叫不忘了眾生恩呢？眾生就包括飛潛動植、胎卵溼化、有想、無想、有色、無色、非有想、非無想，這等等的十二類眾生。這十二類眾生，所有的蚊蟲、螞蟻都包括在內了。「為我與眾生。從曠劫來」：我和這十二類的眾生，從曠劫到現在，「世世生生。

互為父母。」因為世世生生，頭出頭沒，互相做父母，互相做子女，「彼此有恩。」彼此都互相有恩，互相都有一種恩澤。

「今雖隔世昏迷。互不相識」：現在雖然隔世，都不明白了，很糊塗的，所以彼此都不相認識了。「以理推之。豈無報效」：以這個道理來推求、推測，彼此應該互相報效。報就是報答；效就是效力。「今之披毛戴角。安知非昔為其子乎」：這一切的畜生，你怎麼知道你以前不是做牠的子女來著呢？「今之蜎動蜎飛」：現在這一切的蠢動含靈，很微小的這種動物，好像蚊蟲、蒼蠅，很微小的這種能飛的東西。「安知不曾為我父乎」：你怎麼知道，往昔我不是做披毛戴角這一些的兒子？那麼今生這個蜎飛蜎動，這麼多微細的生靈，不是做我的父親來著呢？

「每見幼離父母。長而容貌都忘」：每每看見年紀輕的就離開父母了，到年長了，把父母的容貌都忘了。「何況宿世親緣。今則張王難記」：何況在前生的父母、子女呢？以前姓張的或者姓王的，現在都記不清了。「彼其號呼於地獄之下」：他在那兒號呼於地獄裏邊。「宛轉於餓鬼之中」：又是在餓鬼裏頭宛轉。宛轉就是出不去。「苦痛誰知」：他們的痛苦誰知道呢？「饑虛安訴」：他或者吃飽了，或者還是餓呢？或者在那兒餓得受不了，去告訴誰呢？「我雖不見不聞」：我雖然沒有看見，沒有聽見。「彼必求拯求濟」：可是他在那兒一定要找人來拯救他，來濟度他。

「非經不能陳此事」：要不是在經典上，不能說明白這一些個問題。「非佛不能道此言」：要不是佛那麼聰明有智慧的人，也不能說出這種前因後果，這種很詳細的道理。「彼邪見人。何足以知此」：那一些個邪見人，他們當然不知道這個道理了。那些個邪見的人，他不信有因果。「是故菩薩觀於螻蟻。皆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」：菩薩看那個螻蟻，都是過去世的父母，未來的諸佛。「常思利益」：利益這一切的螻蟻，就是螞蟻。「念報其恩」：都是想要報父母的恩，報諸佛的恩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」：第五種的因緣。

念生死苦

云何念生死苦。謂我與眾生。從曠劫來。常在生死。未得解脫。人間天上。此界他方。出沒萬端。升沉片刻。俄焉而天。俄焉而人。俄焉而地獄畜生餓鬼。黑門朝出而暮還。鐵窟暫離而又入。登刀山也。則舉體無完膚。攀劍樹也。則方寸皆割裂。熱鐵不除饑。吞之則肝腸盡爛。烊銅難療渴。飲之則骨肉都糜。利鋸解之。則斷而復續。巧風吹之。則死已還生。猛火城中。忍聽叫嗥之慘。煎敖盤裏。但聞苦痛之聲。冰凍始凝。則狀似青蓮蕊結。血肉既裂。則身如紅藕華開。一夜死生。地下每經萬遍。一朝苦痛。人間已過百年。頻頻獄卒疲勞。誰信閻翁教誡。受時知苦。雖悔恨以何追。脫己還忘。其作業也如故。鞭驢出血。誰知吾母之悲。牽豕就屠。焉識乃翁之痛。食其子而不知。文王尚爾。啖其親而未識。凡類皆然。當年恩愛。今作怨家。昔日寇仇。今成骨肉。昔為母而今為婦。舊是翁而新作夫。宿命知之。則可羞可恥。天眼視之。則可笑可憐。糞穢叢中。十月包藏難過。膿血道裏。一時倒下可憐。少也何知。東西莫辨。長而有識。貪欲便生。須臾而老病相尋。迅速而無常又至。風火交煎。神識於中潰亂。精血既竭。皮肉自外乾枯。無一毛而不被鋮鑽。有一竅而皆從刀割。龜之將烹。其脫殼也猶易。神之欲謝。其去體也倍難。

「云何念生死苦」：怎麼樣不忘生死的痛苦呢？生了又有什麼痛苦？死的時候又有什麼痛苦呢？我們生的時候，好像被山夾著那麼很難受；死的時候，四大分張，也是不容易離開這個臭皮囊，所以都很痛苦的。有的就說，生來如生龜脫殼，死時如活牛剝皮那麼厲害。

「謂我與眾生」：說我和眾生都互相有關係。「從曠劫來。常在生死」：曠劫就是很久很久以前，不知道多久以前了，從無量劫常常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；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；生生死，死死生，這麼循環無端。「未得解脫」：今天想要修行，明天又想要玩一玩，後天又想懶一懶，大後天又想吃一吃，再大後天又想喝一喝，就弄得把正念都失去了，盡是邪念，盡是沒有道心這個念，所以未得解脫。

「人間天上」：有的時候跑到人間來做人，有的時候又生到天上去了。你做善功德，就生到天上去了；造了罪孽過，就墮地獄了：所以這個六道輪迴，總是跑不出去。「此界他方。出沒萬端」：從這個世界到另外一個世界去，那麼互相移民。本來是中國人又要入美國籍；本來是美國人就要入中國籍。這叫做互相出沒萬端，沒有頭，沒有緒的，種種的因緣。「升沉片刻」：在這個生死，有的時候就升了，像坐電梯上了天了；有的時候降了，又像坐電梯下地獄，到地牢去了，就那麼快。這都是比喻。「俄焉而天。俄焉而人」：忽然間就跑到天上去了，忽然又做人來了。「俄焉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」：忽然間又墮地獄，做畜生，或者轉餓鬼道。

「黑門朝出而暮還」：在這個黑的門裏頭，就是地獄裏頭，早起出去了，晚間又回來了。「鐵窟暫離而又入」：鐵窟也是地獄的一個譬喻。好像在那個鐵的窟窿似的，沒有地方可走，暫時離開了，可是一轉眼又進去了，就是又造業又來了。「登刀山也。則舉體無完膚」：到刀山上去，身上都皮破血出，體無完膚的。「攀劍樹也。則方寸皆割裂」：上到那個劍樹上去。方寸就是心，心都裂開了。好像心臟病，那也就等於到刀山去一樣的，忽然就把心都壞了。這個「熱鐵不除饑。吞之則肝腸盡爛」：你吃了熱鐵，這肚餓也不能飽。因為它是燒紅的鐵，你餓了，把它吃下去了；雖然吃下去，可是肝和腸子都被它燒得爛了。「烊銅難療渴。飲之則骨肉都糜」：烊銅，就是銅水，銅燒了變成銅水。看那個地方有水，你就想喝，可是它不能止渴；你渴了，那個骨肉也都燒爛了。

「利鋸解之。則斷而復續」：用利鋸解之，本來是割斷了，但是業報的關係，接著又連起來了。就是我們造這個業，本來想不做了；不做了，啊！又接續地做，就受這種的果報了。被鋸解，「巧風吹之。則死已還生」：有這種巧風，死了之後，那個風一吹，就又活過來了。活過來幹什麼呢？活過來，不是說買一輛汽車，住個漂亮房子，在那兒享受享受；活過來就在那兒遭罪受苦，還要受果報，受這個罪。所以你就死也不能死，活也不能活。

「猛火城中，忍聽叫嗥之慘」：在這個猛火的城裏邊，你看！都燒得叫天叫地，叫爹叫娘的，那很殘忍的。「煎敖盤裏。但聞苦痛之聲」：在煎敖的那個盤，也就是鍋裏，就聽人在那兒說：「好痛啊！好苦啊！」「冰凍始凝，則狀似青蓮蕊結」：冰凍剛剛凝結到一起，好像青蓮蕊結，就是青蓮華剛要開蓮花的那個苞。「血肉脫裂。則身如紅藕華開」：血肉都沒有了，身上就像紅蓮花開了似的。這是形容得是很好看的。

「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經萬遍」：一夜之中，在地獄裏頭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就有萬遍那麼多。「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」：他痛苦的時候，就覺得時間長。天上四天王天一晝夜，是我們人間的五百年；我們人間的一晝夜，是地獄的一百年。所以他在那兒一晝夜，我們人間已經就很久了，所以這個每經萬遍。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哪！他那兒一晝夜就是人間的一百年了，所以這麼樣說。

「頻頻獄卒疲勞」：把地獄那個鬼卒也都累得很辛苦了，說：「哎！真是疲倦了，今天這個工作太多了，很疲倦的！」他們都嫌疲倦了。「誰信閻翁教誡」：誰能聽閻羅王他這個教訓呢？「受時知苦。雖悔恨以何追」：你等受的時候，你才知道這個痛苦了，知道後悔了，那你就沒有法子再追悔了。「脫已還忘。其作業也如故」：等離開苦，就把這苦又忘了，所以還是照常作業。我們人就是這麼顛倒，好了瘡疤忘了疼。所以在受苦的時候說：「我要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了」，等到他不受苦的時候，又儘量去殺、盜、邪婬，什麼都幹的，打起不正當的妄想。人就是這麼很沒有宗旨，沒有真智慧的一種動物。

「鞭驢出血，誰知吾母之悲」：人哪！凡夫肉眼不知道前因後果，所以就「順我者生；逆我者亡。」不要說驢，就是蚊蟲、螞蟻、蒼蠅，凡有血氣的動物，都和我有眷屬的關係，有不清淨的這種因果在裏頭。我們不知道，就亂打亂罵；罵這個，罵那個，打這個，打那個。其實啊，這都是在那兒自殘骨肉，自己在那兒瞎子亂鬧。所以佛說：「是男子皆是我父，是女子皆是我母。」這個是說的人；要是再往擴大了呢，是男子或者也是我母，是女子或者也是我父。說：「這又怎麼說呢？」因為我以前的父親，不一定常常做男的；我以前的母親，也不一定常常就做女的：佛不過總括起來說。這個細節，我們若想要做文章，應該自己把它推而廣之，擴而充之。

不單人是我的父母，連這一切的馬牛羊雞犬豕、飛潛動植這十二類的眾生，和我都有這一種眷屬骨肉的關係。可是就因為我們背覺合塵了，認不清楚這種的關係，所以明明是我們的父親，我們也要拿他當仇人來看；明明是我們的母親，我們也拿她當冤家來看。所以這個驢，雖然是個驢，可是這在前生作過自己的母親。她造罪業，托生做驢了，自己因為是個凡夫不知道，就拿鞭子抽，棍子打，以為牠不做工，不好好幹活，就應該鞭策。可是這每一鞭打到這個驢的身上，前生這個母親疼痛得不能忍受，所以就哭起來。

方才楊果新來給你們講這個公案，你們不要以為他講的是無稽之談，這都有可能的！那個豬也是互相為父母，狗也是互相為父母，為子女，都是一樣的。凡是這個眾生裏頭，都是互相作移民，互相做交流，這種的靈性互相變換，總是自己想要找一個新房子住。於是乎，就「出馬腹，入驢胎，閻王殿前幾度回，始從帝釋殿前過」：剛剛從天上帝釋天那兒走過去，「又到閻君鍋裏來」，又到閻羅王那個油鍋裏去。

所以我們人歡喜旅行，那個靈魂也歡喜去旅行，以為這是遊戲，很好玩的。有的時候，就走到那個平安的地方，好像住在hotel（旅館）似的。你享受的，也有廁所、bath（浴室）、彈簧床，在那兒睡到上面，覺得，「啊！比自己家裏好。」就因為貪享受，吃的也要吃有味的，住的也要住名貴的，這麼樣一來，貪圖享受就走錯路了。貪吃有味的，就吃雞鴨魚肉，變著方法去吃，吃完了就要還債。短人家的錢，就要還人家錢；你短人家的肉，怎麼會不還肉？所以自己吃得那麼多，想要扛債不還也不行了，於是乎嘛！也就去做這個豬呀、牛呀、羊的眷屬了，好還報。

你們看！以前美國有一個雞肉大王，賣燒雞的那個大王。你細一研究研究他那個樣子，就和一個老公雞一樣。他一天要殺幾萬隻雞，無數那麼多。為什麼呢？他因為過去被人家吃過，他的眷屬被吃得那麼多，所以今生他來作人，這些個吃雞的人又都去變雞了，又該被他殺了給他吃，都互相加肥料。他給他加一點肥料，他好去作雞；他給他加一點肥料，令他將來也作雞，互相培植著來生的因，種來生的果報。

所以你看賣羊肉的那個人，他那個樣子就像羊一樣，他因為前生被人家吃；吃得太厲害了，他今生也要報仇雪恨，所以他這賣羊肉了。那些個吃羊肉的人呢？又去作羊了，又來還報。賣牛肉的那個人，你看看他那個眼睛，像個牛一樣的，一點都不差的。賣羊肉的人一定像羊；賣雞肉的人像雞；賣火雞的就像火雞那個樣子。你們各處看看，賣魚的人那個樣子就像魚。我雖然也沒有吃過那些個東西，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，原來賣什麼的，就是什麼轉的，他在這兒就報什麼了。所以這個世界就這麼樣業網交織，輪迴不息。這業網互相通著的。

今天這一段這個文就說得很清楚。那麼我藉著今天這一段文，給你們說明因緣果報這種關係。或者這個人和畜生也互相交叉的，也互相業網交織，輪迴不息。或者那個人就愛那個狗，這個狗又托生做人，做一個很漂亮的男孩子，就找以前吃他肉的那個人要做他太太。

在我東北拉林縣就有一個人，這個人是我結拜的兄弟。你看！我結拜的兄弟什麼樣人都有。他前生是幹什麼的呢？作戲子，作做電影明星。他去唱戲，唱很斯文的戲，盡唱小生的，所以今生就長得文質彬彬的樣子，可是結婚一個太太胖乎乎的，那麼福不龍冬的那個樣子。原來就是他前生做戲子時，跟著他的一個小母狗。因為他愛這個小母狗，他托生又去做人，這個小母狗就來做他太太；做太太，可是你猜怎麼樣啊？一天到晚梆梆梆、梆梆梆，就像小狗那麼咬他似的，一天到晚和他吵架，吵得他想擺脫也擺脫不開。於是乎就說：「怎麼辦哪？怎麼辦哪？」就這麼一天到晚愁眉得不得了。所以做戲的愛一個狗，來世做夫婦。那麼要是女的呢？或者也是愛一個狗，就去作丈夫，也一天到晚打架。那麼或者那個丈夫－－那個小公狗，歡喜找另外的母狗去，所以等做人了，他還想找另外一個女人；找另外女人，這就爭風喝醋，搞得烏煙瘴氣。你說可憐不可憐？我今天就大概說這麼多。

所以今天羅果力他提到去欲斷愛；真要你去欲斷愛，所以我問他，你真的嗎？他不敢承認，在那個地方支吾以對，搪塞其辭了。那麼，這就是人生在六道輪迴裏頭做這個戲。喔！一出生做人的時候，就覺得忽忽以無憂，作人有什了不起的樣子，就在那兒顛顛倒倒，四外八方去跑。

鞭驢出血，誰知吾母之悲：把那個驢子打得出血了。這「誰」就是哪一個；哪一個人知道這個驢，本來就是前生他母親作的驢，在那兒哭得很厲害，悲痛得忍不住。那麼他也不知道，「牽豕就屠。焉識乃翁之痛」：牽著這個豬，用繩子綁上牠到屠宰場去；在那兒被屠的時候，那個很痛苦的樣子。可是這個豬嘛，就是他的爸爸作的豬，他還不知道，拿了牠去：「你吃得這麼胖嗎？殺了你再說！」可是他父親在那兒痛苦得很。

「食其子而不知，文王尚爾」：這個文王，方才不是說把他圈到監獄裏，有人就說他有未卜先知。那麼這個人就故意試驗他，看看他倒是有沒有未卜先知，就把他兒子的肉給他拿去吃。那麼他看有肉，他就吃了。他吃這個肉是他兒子的肉。他若知道是他兒子的肉，他不會吃的。有人說他知道，他故意把它吃了，表示自己不知道。這不是的。他若知道，怎麼樣他也吃不下去的，所以這也都是定業。那麼就因為他不知道，所以就做錯了很多事。

我們人不知道，這個女人追男朋友，想不到那個男朋友是自己的爺爺，或者祖父，或者太爺爺、曾祖父，這都不一定的，或者是父親。可是她看他都是這麼年輕英俊，趕快去追，追、追到手裏，結果是個顛倒，就這樣子。所以這都是在那兒胡搞亂撞的。

文王尚爾，以文王這種的聰明睿智，這種有聖德的人，尚且不知道，「啖其親而未識。凡類皆然」：那麼我們凡夫俗子，都是一天吃我們父母的肉，吃我們祖先的肉，吃我們骨肉的肉，還都不知道呢！凡類皆然，都是這樣子，沒有一個逃出這種因果的。

「當年恩愛，今作怨家」：以前本來恩恩愛愛，卿卿我我的，互相愛得要命要死，想不到原來他變牛，變馬了，就不是恩愛了。變牛了，那麼現在又吃牠肉了；吃牠肉，牠也生瞋恨：「好！你這個東西，你現在也一點對我不客氣，吃我的肉，將來我要啃你的骨頭！」所以這就互相結了怨仇了，今作冤家。「昔日寇仇。今成骨肉」：以前那些個賊啊、土匪啊，現在變了六親眷屬了，骨肉了。

「昔為母而今為婦」：前生是自己的母親，可是今生作自己的太太。你看！就是把這個臭皮囊換一換，那個靈魂還是一個；還是那個，可是就不認識了。「舊是翁而新作夫」：過去是她的父親，現在做了她的丈夫。她不以為怪，覺得這是很平常。所以你說這和畜生又有什麼分別呢？「宿命知之。則可羞可恥」：宿命，就是前生的這種因果。知之，你若知道這個情形的話，你說這怎麼能抬得起來頭？「天眼視之。則可笑可憐」：用天眼來觀察，既可笑又可憐哪！

「糞穢」：屎尿。「叢中」：小孩子在母親肚裏頭，和屎尿都在一起。「十月包藏難過」：十個月和膿啊、血啊在一起，很難過的，在那個地方。「膿血道裏」：在那個膿血道裏。「一時倒下可憐」：小孩出生的時候都是倒著出來，很可憐的！「少也何知。東西莫辨」：這個小孩子剛剛一出生，有什麼知識呀？什麼也不知道；東邊也不知道，西邊也不知道。這個「東西」兩個字，又可以說是個物質，什麼也不懂；不是東、西不懂：什麼東西都不懂。「長而有識」：識是知覺。長大了有一點知覺了，「貪欲便生」。就知道什麼呢？他不知道這個因果報應循環，就知道男貪女愛了，就知道女的要追一個男朋友，男的就要拼命追一個女朋友；追不到，兩個人有的時候同歸於盡，大家不能結婚，自殺算了！你看！這個貪欲便生就是這個。他不知道，其實這裏頭是很沒有意思的。

「須臾而老病相尋」：須臾就是很短暫的時間。人這一生，不過這一轉眼的時間，而老，又老了；老了就是雞皮鶴髮了，那時候，再漂亮的女孩子也沒人要了。你說他太太再嫁人，你一看她老了，唉！不要了；甚至於結婚那個丈夫年輕一點的，看這個太太老了，也要找一個新鮮的，找一個年輕的女孩子。就是這樣子，你信不信？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，所以看透了，就應該早一點放下，不要那麼迷囉！「迅速而無常又至」：很快的就死了。迅速，就是快的意思，像電光石火似的，無常又來了。

「風火交煎」：風一吹，火也就燒得旺了，所以風、火在這個四大裏邊它作怪，四大不調了。

風若大了，就生火了；火大了，把你這人就混身燒得幾百度、幾千度，就燒乾了。「神識於中潰亂」：那時候，也就失去正當的知覺了，沒有理智了，什麼也都不懂了。

「精血既竭」：人這個精氣神，精盡則亡，所以講結婚男女這個事情，那就是找死呢！就是往死路上走。因為他怕活得年紀大了，所以要快點死；快點死，所以女孩子就要找個男朋友，說：「你趕快叫我死囉！我不願意活著了。」那個男孩子嘛，覺得自己怎麼樣死呢？哎！找一個女孩子囉！去趕快：「妳快把我弄死算了。」所以就互相那兒不要命，在那兒男貪女愛的就是不要命了。人這個精氣神：精沒有了，一定死的；氣斷了，那當然不能活著的了；那神若沒有了，也就是沒有知覺了。我們人有知覺，是什麼？就是那個神有知覺。我們這活著也因為有氣，有精。人這個精，是你一天吃的東西，吃了很多很多的，變成很少很少的。所以你這麼旦旦而伐，一天到晚不要命；男的以為有女人，這就是好事情，說是快樂。簡直地，這是真正的一個顛倒！

說：「師父，你不能這麼講；你這麼講，世界不是沒有人了嗎？」世界，沒有法子你叫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。他都是，你再耳提面命告訴他，這個不好不好，他還不相信，他還要往這個不好路上跑。你說：「喔！往那兒跑是死路一條！」他說：「我先試試怎麼樣死。」你看，就是這麼顛倒！所以你不容易喚醒他。你切記不要擔心說是：「啊！那若都不結婚，世界人類沒有了。」你不結，他結；他不結，他可結呢！你沒有法子個個告訴他說：「喂！不要結婚哪；結婚要死的啊！」他就說：「要死？我沒有死過，我要試一試呀！我先死一趟給你看看。」你看！這個沒有辦法的，所以你不要擔心。

就好像那個于果空，來了到這兒，說：「假如人人都出家了，這個世界還成一個社會嗎？」我說：「你可以叫他都還俗啊！」他說：「我沒有辦法叫他們都還俗。」我說：「那你又有什麼辦法叫他都出家？」「那可是我這麼想。」「你那麼想是個妄想嘛！」老實了；帶了幾千個問題想要問我，這一下子都給憋回去了。這一些個問題都給憋死了。

所以各位！我今天和你們說的，這是破釜沉舟，背城一戰，你們再若不明白，還是放不下，看不破，那釋迦牟尼佛也沒有辦法，也救不了你的。說：「那天主不高興那樣子啊？」天主？天主他都沒明白呢！他若反對我，他也是個糊塗天主；他要不是糊塗天主，絕對不會反對我。所以這個精血既竭啊，你好像這個某某人，還一樣出去「走私漏稅」，這怎麼可以呢！

「皮肉自外乾枯」：他精氣神沒有了，皮肉都會乾了，從外邊一層一層都乾了，化為地水火風了。地大，就歸於地；水大，就歸於水；風大，歸於風；火大，歸於火了：四大分張了。「無一毛而不被鋮鑽」：他到臨死的時候，沒有一個毛，就每一個毛孔，都好像針扎著那麼痛的。「有一竅而皆從刀割」：到臨死的時候，精氣神乾枯了，就是哪一個孔竅都像刀割那麼痛。

所以「龜之將烹」：那個龜，人家要用油烹牠的時候，活著的就把牠的殼給脫下了。這個「殼」，你們有人讀「咳」音，其實這個讀「竅」音。「其脫殼也猶易」：牠那個脫殼還不是那麼太困難，可是也痛苦得不得了。「神之欲謝。其去體也倍難」：欲謝，就是凋謝了，要走的時候。那個神識要離開這個身體的時候，比那個生龜脫殼更痛苦。這個「難」就是痛苦，比那個更痛苦得不得了！

心無常主。類商賈而處處奔馳。身無定形。似房屋而頻頻遷徙。大千塵點。難窮往返之身。四海波濤。熟計別離之淚。峨峨積骨。過彼崇山。莽莽橫屍。多於大地。向使不聞佛語。此事誰見誰聞。末睹佛經。此理焉知焉覺。其或依前貪戀。仍舊癡迷。祇恐萬劫千生。一錯百錯。人身難得而易失。良時易往而難追。道路冥冥。別離長久。三途惡報。還自受之。痛不可言。誰當相代。興言及此。能不寒心。是故宜應斷生死流。出愛欲海。自他兼濟。彼岸同登。曠劫殊勳。在此一舉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。

「心無常主」：我們這個人心，自己作不得主；你要是真能作得主了，就有一定了，就不會打妄想了。因為你沒有常主，所以就「類商賈而處處奔馳」：就像那個做生意的人似的，行商作賈。各處走的這叫商人；坐那兒賣東西的，那叫賈人：這是商賈。這個「賈」字本來念「假」音，可是這裏念「古」音，就是賣東西的。那麼處處奔馳，這個做商賈的。他今天在這兒，明天又跑到那個地方去，各處去推銷他的貨品，買貨品，處處跑。「身無定形」：我們這個身體，沒有一定的樣子，今生高一點，來生或者就矮一點。

「似房屋而頻頻遷徙」。這個身體不是我們自己的，這個身體就像一個房子似的，所以才說：

「人身好比一間房，口為門戶眼為窗；

四肢好比房四柱，頭髮好像山房草；

趁著好時勤修補，莫待壞時著了忙。」

口就像房子的門戶似的，就呼吸氣；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就像窗戶似的，透空氣。那麼口是吃東西的：口為門戶，眼為窗。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：這鼻子就像兩個氣孔似的。你把嘴閉上，鼻子可以呼吸氣，就像我們這個氣窗似的。「四肢好比房四柱」：胳臂、腿、手腳這四肢，就像房子那四個柱子似的。「頭髮好像山房草」：人長的頭髮就像山房草似的。那麼趁著房子好的時候，你要勤修。你有的時候要給它做點功夫，就是修理修理它。「莫待壞時著了忙」：你不要

等得這個房子壞了，那時候著急了，沒有地方住了，那就沒有用了。

所以由這個看來，我們這個身體就像房子一樣的。那麼既然是房子，裏邊有個主人。本來這個主人是誰呢？就是心。可是這個心又懦弱無能，作不得主了；它不能當家作主，盡聽這個邪魔鬼怪的話，盡打妄想。這個妄想一想出來，就被外物所遷動了，所以這個心就處處奔馳，這個身體就時時要換。這個身體覺得這個房子住得夠了，老了，就不要這個房子了，扔了，所以常常地遷徙，常常搬家，由這個房子搬到那個房子去。所以有的時候，從小馬架子、小茅棚，搬到一個高樓大廈去，所以才說「而頻頻遷徙」，像房屋似的，今生住這個房屋，來生又住那個房屋。

「大千塵點。難窮往返之身」：大千世界微塵那個數目，那個點，不知道來又去，去了又來；來回來回不知有多少次了，數不盡那麼多！「四海波濤。孰計別離之淚」：四海那個波濤那麼多，可是我們在悲歡離合所哭的那個眼淚，恐怕比那還多，也計算不出來。「峨峨積骨。過彼崇山」：峨峨，就是很多的樣子，很多很多的。這積累到一起的骨頭，積得有比山都高的。「莽莽橫屍。多於大地」：莽莽也是多的意思，就像草像樹木那麼多。這個若計算起來，我們每一個人所換的那個尸首，比大地的塵土都多。

「向使不聞佛語。此事誰見誰聞」：向就是假設。如果你不聽見佛所說的這個語言，這個道理誰知道呢？誰會看見呢？誰會聽見了呢？沒有的！「未睹佛經。此理焉知焉覺」：你若沒有看見佛經典上所說的這些個道理，這個理論，你怎麼會知道呢？你又怎麼會覺悟到呢？「其或依前貪戀。仍舊癡迷」：你如果還是照著以前那麼貪戀這個臭皮囊，還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的話，唉！那就是啊，「祇恐萬劫千生，一錯百錯。」你就怕，一回錯了，那麼一百回都是錯的。

「人身難得而易失」：人身不容易得的啊！我們現在得到人身了，很容易丟的，不要再錯過了。「良時易往而難追」：那好的時候，就是你青年的時候，也是容易過去了。你再想把這個好的時候再追回來，追不回來了。「道路冥冥。別離長久」：冥冥，就看不見什麼東西。那個道路很黑暗的，分別的時候很長久的。「三途惡報。還自受之」：在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三途的惡報，你種這個惡因就受這個惡報。「痛不可言。誰當相代」：這實在地是可痛得很！誰能替代你受這果報呢？

「興言及此。能不寒心」：我現在講到這個地方，你這個心能不很害怕的嗎？「是故宜應斷生死流。出愛欲海」：因為這個，你應該趕快修行，把生死了了，斷生死流，出愛情和欲念這個苦海了。「自他兼濟。彼岸同登」：你自己也離苦得樂了，他人也離苦得樂了；都得到救度了，同到那個不生不滅的彼岸去了。「曠劫殊勳。在此一舉」：從無量劫以來，曠遠的這個劫以來，這是你立了一個大功，都在這一舉。就是這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把生死了了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六因緣也」：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，必要發菩提心的第六個因緣。

尊重己靈

云何尊重己靈。謂我現前一心。直下與釋迦如來。無二無別。云何世尊。無量劫來。早成正覺。而我等昏迷。顛倒。尚做凡夫。又佛世尊。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。功德莊嚴。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。煩惱。生死纏縛。心性是一。迷悟天淵。靜言思之。豈不可恥。譬如無價寶珠。沒在淤泥。視同瓦礫。不加愛重。是故宜應。以無量善法。對治煩惱。修德有功。則性德方顯。如珠被濯。懸在高幢。洞達光明，映蔽一切。可謂不孤佛化。不負己靈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。

這第七叫「尊重己靈」。己靈也就是佛性；佛性也就是我們自己的靈性，因為佛和眾生是一樣的。那麼他為什麼有那麼大的智慧？我們就還是這麼愚癡？就因為佛他修德有功了，所以性德就方顯。修行的德行成就了，自己那個本性的智慧也就現前了。你若不加修理，不加雕琢，本性雖然是有，但是就現不出來。就好像這個桌子，這是一棵樹長大了，把它鋸斷了，截割成這個木板，去做這個桌子，是一個器皿，可以用的。那麼像在那個樹上呢，你就不能拿那個樹當桌子，你只可以說它是棵樹。那個樹可以做種種的用具，種種的材料。可是你要是不會用呢，就只用它來燒火；你若會用，能以造成種種有用的傢俱，你願意造什麼，你若會造都可以。

我們這個性靈也是。你若會用的，它那個智慧光明就現出來了；你若不會用，也就像一棵樹在那個地方，不認識的人只可以拿來燒火，那麼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。我們佛教，所以和其他的宗教有多少不同。其他宗教都是你人做不到的，只有佛教，佛是一個大智慧者，他叫我們人人都開智慧，人人開了智慧都可以成佛。

成佛就是怎麼樣子？成佛就是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打妄語。說：「就那麼簡單嗎？」就那麼簡單。你做到這六大宗旨，那就是佛，就恐怕你人做不到。說是說：「啊！我不爭了。」事情來了，還是一樣爭。說是我不貪了，到利害交關的時候，還要貪。說我不求了，等到我需要的時候，還要求。說我不自私了，那麼有很重要的地方，還要自私。不自利，哦！還是要自利。說是不自利、不自私，但是那個境界來了，還是放不下，看不破，又加上打妄語。打妄語這一點，你不用學，每一個人都會打妄語。好像我們那個某某人似的，你若說她打妄語，她就說這是方便語。方便，她應該這樣說。你看！這個有什麼辦法？妄語她當做方便語；方便語，她就認為是應該的。那麼就這個六大宗旨，你要是徹底把它認識了，徹底能照著做，那就距離成佛不遠了。雖然不能說即刻成佛，但是也離佛不遠了。

那麼這不是說「云何尊重己靈」嗎？怎麼對己靈要尊重呢？就是你要重視你自己這個佛性，你不要把它糟蹋了。你不要拿著可以做佛龕，或者做供桌，這麼很有價值的東西，你拿它燒火了，那就一點價值也沒有了，所以這要尊重己靈。第七點發菩提心的因緣就要尊重己靈，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看輕了，你要自己尊重自己這一種智慧，所以才說「云何尊重己靈」。

「謂我現前一心」：己靈也就是你的心。這現前一念的心，也不是過去心，也不是未來心，就是現前這一念心。「直下與釋迦如來」：直下，本來應該說直上的。這個直下，是說從佛那兒到我們這兒，這是直下；我們這兒應該是直上的。直上和釋迦牟尼佛，「無二無別」：沒有兩樣的。釋迦牟尼佛也是用這個己靈成的佛，用他的心成的佛；我們也是用這個己靈，用心成佛。所以我們這個心和佛是無二無別的，沒有兩樣的。「云何世尊。早成正覺」：可是既然一樣的，為什麼佛已經在無量劫來，早就成佛了？正覺也是佛。「而我等昏迷」：而我等現在還是在這兒昏迷，沒有覺悟，在「顛倒」的裏邊，「尚做凡夫」？我們為什麼不成佛呢？仍然做凡夫呢？

「又佛世尊」：又者說，這佛世尊「則具有無量神通智慧。」他有六種神通，就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漏盡通、神足通，這六通。佛有三身，是法身、化身、報身：法報化這三身。又有四智，就是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大圓鏡智，有這四種的智慧。五眼，就有佛眼、法眼、慧眼、天眼、肉眼：佛有這五眼六通。天眼通能看見天上一切的天人的動作，他都知道；天耳通，天人所講的話，他能聽，他知道；他心通，這就是彼此之間，你這心裏動一念，他已經知道你那兒在想什麼，不要說出來，這叫他心通。宿命通，就是你前生是個牛啊，是個馬啊，是個人哪，是個豬啊，他一看就知道。甚至於，你前生再前生，生生世世作過多少世人，多少世馬，多少世驢，多少世飛禽，多少世螞蟻，多少世蚊蟲，都知道的，有這個神通智慧。「功德莊嚴」：他怎麼有這個神通智慧呢？就因為他有功德，功德圓滿了。莊嚴，就是萬德莊嚴其身。

「而我等則但有無量業繫」：還是業障在那兒纏縛著，在那兒累贅著。「煩惱、生死纏縛」：也很多煩惱，在這裏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在這裏綁著，總也得不到解脫，總是不自由的。「心性是一」：我們的心和性。那個心就是佛心，和我們的心一樣的，佛的性靈和我們的性靈是一樣的。「迷悟天淵」：可是佛呢，就因為他會用了，他覺悟了；我們還是在迷著呢！所以就像天淵。淵不是這個地，是深淵－－水的深處，甚至於那個地的底下，所以像天和淵這麼樣不同。

「靜言思之」：我們頭腦冷靜一下，研究研究。思之，你想一想，「豈不可恥？」佛已經成了佛，開大智慧，我們還是這麼愚癡，這麼顛倒，這是很不夠一個大丈夫，不夠一個大英雄、大豪傑，我們是很可羞恥的。「譬如無價寶珠。沒在淤泥」：我們這個性靈就好像無價寶珠似的，埋在糞土裏頭。淤泥也就是糞土。「視同瓦礫。不加愛重」：就像破瓦、磚頭那個樣子，不愛護，不尊重這個己靈。瓦礫，就是破瓦、磚頭之類的。

「是故宜應，以無量善法」：用這個無量的善法，來「對治煩惱」。用無量善法，你要是善功德圓滿了，就會升天；你罪孽過圓滿了，就下地獄了。因為這個，我們應該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也就是你有了功德了，你煩惱自然就沒有了。「修德有功」：你修行培植這個德行，若有所成就了，那「則性德方顯」：你自己那個靈性，那種德行，也就露出來了，就現出智慧了。「如珠被濯。懸在高幢」：就像珠子在淤泥裏頭，你把它洗乾淨了，放在一個高的幢的頂上。「洞達光明。映蔽一切」：它照耀四方，把一切的光明都遮蓋住了。「可謂不孤佛化。不負己靈」：你這樣，可以說沒有辜負佛的教化，也沒有辜負自己這個靈性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七因緣也」：這個就是我們應該發菩提心的第七種的因緣－－就是尊重己靈，不要把自己的靈性都浪費了。

懺悔業障

云何懺悔業障。經言犯一吉羅。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。吉羅小罪。尚獲此報。何況重罪。其報難言。今我等日用之中。一舉一動。恆違戒律。一餐一水。頻犯尸羅。一日所犯亦應無量。何況終身歷劫。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。且以五戒言之。十人九犯。少露多藏。五戒名為優婆塞戒。尚不具足。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。又不必言矣。

「云何懺悔業障」：懺是懺其前愆，悔就悔其後過；以前所造的和以後未造的，這都要懺悔。懺悔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。「經言」：在戒律的經上說。「犯一吉羅」：吉羅就是突吉羅，叫輕垢罪，就是很輕微的一點染污法。犯這個罪，要在地獄裏頭五百年，才能了這個罪。五百歲，就好像四天王的壽命。「吉羅小罪。尚獲此報」：這個突吉羅本來就是個輕垢罪，是很輕微的一個罪，尚且也得到這種的果報。「何況重罪。其報難言」：況且大的罪呢？犯僧殘罪，或者是十重罪，這都叫僧殘罪。犯重的罪，他更不知道要受多少果報了。

「今我等」：現在我們這個出家人。「日用之中。一舉一動。恆違戒律」：一天所用的東西，或者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行住坐臥四大威儀，常常違背戒律。「一餐一水。頻犯尸羅」：或者吃一餐飯，或者喝一口水，都不合乎戒律的。「一日所犯。亦應無量。何況終身」：在一天所犯的，就有無量無邊那麼多，況且這一生所犯的罪更多了。「歷劫所起之罪。更不可言矣」：那麼很長遠一個時間，所造出來的罪業呢？更不知道有多少了。

「且以五戒言之」：就用五戒來說。「十人九犯。少露多藏」：十個人裏頭就有九個人，受了

五戒又犯五戒。少露，就是犯了戒，他也不發露懺悔；多藏，就是覆藏在心裏，以為人家還不知道，他就沒有犯戒。「五戒名為優婆塞戒」：這個五戒是在家人優婆塞、優婆夷所受的戒；近事男、近事女所受的戒。「尚不具足」：尚且不能修行。這個犯，也包括出家人；出家人在這五戒裏也常常犯，不圓滿。這不具足就是不圓滿。「何況沙彌比丘菩薩等戒」：況且沙彌所受的十戒，比丘所受的二百五十條戒，菩薩所受的十重四十八輕等等的戒呢？「又不必言矣」：又不必說了，一定犯的很多的。

問其名。則曰我比丘也。問其實。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。豈不可愧哉。當知佛戒不受則已。受則不可毀犯。不犯則已。犯則終必墮落。若非自愍愍他。自傷傷他。身口併切。聲淚俱下。普與眾生求哀懺悔。則千生萬劫惡報難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。

「問其名」：這個出家人，你若問他，「叫什麼名字呢？」「則曰我比丘也」：他就說：「我是一個比丘。」這比丘有三個意思，就是乞士、佈魔、破惡。乞士，就是上乞法於諸佛，下乞食於眾生；佈魔，等你受比丘戒的時候，那個教授羯磨問你：「汝是丈夫否？」你答說：「是丈夫。」在這個時候，天上的天魔魔宮都震動，魔王就恐懼了，就害怕了。魔王就想：

「唉呀！現在釋迦牟尼佛的眷屬又多了，增加了，而我那個魔的眷屬又減少了。」所以他就恐怖了，這叫佈魔；破惡，就破你這個煩惱惡，破貪瞋癡這個惡，所以這有三個意思。「問其實」：你若真真實實問他。「則尚不足為優婆塞也」：那麼他甚至於連一個在家人都不如，連個優婆塞、優婆夷都不如。

這是有這一類的出家人，但是有的出家人也真是戒行清高，作人天的師表，所以這也不能一概而論。你不能說：「喔！所有的出家人都連在家人都不如了。」不可以這樣說的。「豈不可愧哉」：那麼身為一個出家人，連在家人都不如，這應該生大慚愧了。

「當知佛戒不受則已」：你應該知道，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；位同大覺已，是名真佛子。」你既然受佛戒，就要守佛戒。所以說「則不可毀犯」：你不可以犯戒。「不犯則已。犯則終必墮落」：為什麼不可以犯戒呢？你不犯戒，那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了；你犯了，將來就一定會墮落的。

「若非自愍愍他」：自己憐憫自己，也憐憫他人。「自傷傷他」：你自己悲傷，也悲傷他人。所以你這個時候，要「身口併切」：你身口意都要專一併切。「聲淚俱下」：在你懺悔的時候，自己要聲淚俱下在佛前來懺悔。「普與眾生。求哀懺悔」：願意和所有的眾生，在佛前來求哀懺悔。「則千生萬劫」：從無量劫以來，「惡報難逃」。你如果不懺悔，你就要受惡報。這個惡報不容易逃避的，一定要受這個惡報的。除非你真正懺悔，這個惡報才能避免了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」：第八種的因緣。

求生淨土

云何求生淨土。謂在此土修行。其進道也難。彼土往生。其成佛也易。易故一生可致。難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聖前賢。人人趨向。千經萬論。處處指歸。末世修行。無越於此。然經稱少善不生。多福乃致。言多福。則莫若執持名號。言多善。則莫若發廣大心。是以暫持聖號。勝於布施百年。一發大心。超過修行歷劫。蓋念佛本期作佛。大心不發。則雖念奚為。發心原為修行。淨土不生。則雖發易退。是則下菩提種。耕以念佛之犁。道果自然增長。乘大願船。入於淨土之海。西方決定往生。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。

「云何求生淨土」：云何，就是怎麼樣。怎麼樣才能求生淨土呢？「謂在此土修行。其進道也難」：說在這個娑婆世界修行，雖然這可以修行，但是能往前有進步，能一天比一天增長道業，是很不容易的。「彼土往生。其成佛也易」：彼土就是極樂世界。一生到極樂世界那兒，就花開見佛，悟無生法忍了。「易故一生可致」：因為容易，所以一生就容易致。致，就是到那兒，就是成就了。「難故累劫未成」：因為在這個娑婆世界修行不容易，障緣很多，所以就是累劫也不容易成就。累劫就是很長的一個時間。

「是以往聖前賢。人人趨向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過去這一些個聖人和賢人，都是要求生淨土的。人人，就是過去歷代祖師，所有這些個聖賢。「千經萬論。處處指歸」：佛所說的所有的經典，和祖師所造的論，每一部經和每一部論，每一部律都是指歸，最終的目的都是叫你求生淨土。「末世修行。無越於此」：在我們現在這個末法時代修行，沒有再能超過這個淨土法門。這是最方便，最容易，最直截，最了當的一個法門了。

「然經稱少善不生」：在《彌陀經》上說，「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必須要多善根，多福德才可以的。「多福乃致」：你要修多一點的福報，才可以到那個地方。「言多福，則莫若執持名號」：你要是說廣種福德，你怎麼樣種福德呢？你就是念佛，就是廣種福德了，就是增長你的福德了。「言多善，則莫若發廣大心」：什麼叫多善呢？多善，你就要發廣大的菩提心。「是以暫持聖號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就暫時間受持這個阿彌陀佛的名號。「勝於布施百年」：超過你以這個七寶布施一百年那麼長的時間。「一發大心，超過修行歷塵劫」：你要是一發大心，就能超過你修行多生累劫那麼遠的時間。

好像這個高峰妙禪師在西天目倒掛蓮花那個地方修行。修行啊，他有個睡魔；他一想要打坐，這個睡魔就來叫他睡覺，就昏沉；昏沉，所以他就跑到那個倒掛蓮花那個地方去打坐。那個地

方好像一個蓮花倒掛著似的，他在那個上面坐著。如果一睡覺就會跌到下面萬丈的懸崖，粉身碎骨。他自己一想：「你要怕死就再也不敢睡了，不然的時候，你總睡覺。」自己對治自己這個睡魔。誰不知到那個地方，這個睡魔還跟著他，財色名食睡這五欲還跟著他；跟著他，在那兒打打坐就睡著了；睡著就跌下去；跌下去了，就因為他發心發得真了，所以韋馱菩薩就常常護他的法。那麼韋馱菩薩看他掉下去了，就在沒有掉到下面就把他托住了。他這一掉下的時候當然醒了；醒了但是也往山崖裡掉，也沒有辦法了，於是乎這又有人把他托住了。

他說：「你們誰救我的這個命呀？」這個護法韋馱就說：「我是護法韋馱。」這個高峰妙禪師又坐在這個地方，自己打妄想了，就生了驕傲心了，說：「哎呀！這個世界上像我這個樣修行的，大約沒有了。」於是乎就問這個韋馱說：「哎！護法韋馱，世界上像我這樣的修行人有多少個？韋馱說：「像你這樣的修行人哪，有牛馬那麼多！你真是不知慚愧！你生這種的傲慢的心。你貢高我慢，我八萬大劫也不護你的法了！」

這一說，這高峰妙禪師就生大慚愧，「哎呀！我真是該死囉！這個韋馱菩薩八萬大劫不護我的法，我怎麼樣能修成道呢？」就哭起來了，說：「我太過驕傲了。我貢高我慢。怎麼這樣子呢？韋馱菩薩救我就救我了，你為什麼要生出這種自滿的心呢？為什麼生出這種驕傲的心呢？」自己對自己就生大慚愧；生大慚愧，然後忽然間又明白了，說：「哎！我哭什麼呢？還要修行呀！韋馱菩薩護我的法，我就修行；不護我的法，我就不修行了嗎？以前我不知道他護我的法，我不一樣修行嗎？」於是乎不要依賴韋馱菩薩了，還自己要打起精神來，拿出志氣來，拿出金剛不壞的志願，還要修行。於是乎又在那兒坐下來了；坐下就用功，在那兒打坐。一打坐，這個睡魔又來了，又昏沉了，又睡了，又跌下去了；又跌下去了，說：「哎呀！我這回可完了。我怎麼辦呢？這回韋馱菩薩又不護持我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又有人把他托住；托住又送到上面來，他說：「誰護法啊？」「護法韋馱。」他說：「哎！老韋，你真是……你怎麼對我這麼沒有信用？你說八萬大劫都不護我的法了，為什麼你現在又把我救住？」他又來他的脾氣了，就問韋馱。這韋馱菩薩說：「哎！因為你一念的慚愧的心，超過這八萬大劫的時間了，所以我現在又來護你。你以後乖乖的好好修行好了，再也不要睡那麼多覺了。」那麼這樣子，這個高峰妙禪師就在那兒真乖乖的，好好聽韋馱菩薩的話，在那兒修行；修行以後豁然開悟，得大智慧，得大神通，得大自在。所以這個慚愧，是很要緊的。這一念的慚愧，就超過這個無量劫。

「蓋念佛本期作佛」：蓋，就是大概。那麼總起來說，總而言之你要是念佛，本期作佛。為什麼要念佛呢？念佛就是想成佛；若不想成佛，不需要念佛。所以「大心不發。則雖念奚為」：你若不發一個廣大心，不發菩提心，你念佛做什麼呢？不需要念了。「發心原為修行」：為什麼要發心？就為的修行。「淨土不生。則雖發易退」：你若不求生淨土，你雖然發廣大心，可是也容易退失菩提心。

「是則下菩提種」：下菩提種，就是發廣大心。「耕以念佛之犁」：念佛，就好像一個犁耙在那兒耕田似的。「道果自然增長」：你一念佛，西方極樂世界那兒蓮花就生出來了。「乘大願船。入於淨土之海」：乘著阿彌陀佛這個大願船，到淨土那個大海裏頭去。「西方決定往生」：你這樣子乘大願船，你持佛名號，就一定能生到極樂世界去，生到淨土去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」：第九種的因緣。

所以你們各位，對念佛法門，切記切記要特別地去修行去，不要懶惰。有一刻的時間，就念一刻的佛。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口氣就是念佛；這個氣斷了，我們就往生到極樂世界去。

令正法久住

云何令正法久住。謂我世尊。無量劫來。為我等故。修菩提道。難行能行。難忍能忍。因圓果滿。遂致成佛。既成佛已。化緣周訖。入於涅槃。正法像法。皆已滅盡。僅存末法。有教無人。邪正不分。是非莫辨。競爭人我。盡逐利名。舉目滔滔。天下皆是。不知佛是何人。法是何義。僧是何名。衰殘至此。殆不忍言。每一思及。不覺淚下。我為佛子。不能報恩。內無益於己。外無益於人。生無益於時。死無益於後。天雖高。不能覆我。地雖厚。不能載我。極重罪人。非我而誰。

「云何令正法久住」：云何，就是怎麼說呢？怎麼說才能令正法久住，令法不滅亡呢？你想要正法久住是很容易的，就是你要實實在在，一門深入你所修的法門，不圖名，不貪利；不圖虛名好假好，不要貪圖人家供養。人家供養，就接受，不勉強影響叫人供養。正法，就是出家人每一個人都能持銀錢戒，這是正法住世；每一個人都要能坐單，這也是正法住世；每一個人都能日中一食，這也是正法住世；每一個出家人都常常搭著衣，這也是正法住世；每一個出家人都精嚴戒律，這也是正法住世。正法，就是要你心裡時時刻刻都依照佛所說的學習，躬行實踐，這也是正法住世。所以，你們看一看萬佛城的人：萬佛城的出家人都沒有什麼貪心的，都不貪名，都不求利，在這兒默默地耕耘來修行，來這麼嚴持戒律，肅恭齋法，都是發大菩提心的。

「謂」：謂，就是所說的。「我世尊」：這就是所說的釋迦牟尼佛。世尊就是佛另外的一個名字。「無量劫來。為我等故。修菩提道」：從無量劫到現在以來，佛為什麼要修行成佛呢？就因為他要修行成佛了，好來把我們所有的人都救得離苦得樂，令我們所有的人都了生脫死，不在輪迴裏再受輪轉了。所以佛才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。」

三祇，就是三大阿僧祇劫。阿僧祇是梵語，翻譯過中文就叫「無量數」。這個三大阿僧祇劫，就是三個大的無量數。無量數是十六個大數目之一。那麼三個大的無量數，你想一想究竟有多長時間了？很長很長的。在這三個大的無量數裏邊，釋迦牟尼佛為的教化眾生，為的修成佛，為的發菩提心，盡捨生命的地方，他捨生，又受生；捨生受生，每一粒微塵都是佛捨生命的地方。好像捨身餵虎：佛看見老虎那麼毒，要餓死了，他把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，去給這個老虎吃了，令牠活著。那麼這種偉大的犧牲，沒有人能比得了的。

我們人都是貪生怕死，沒有一個把自己的生命犧牲了，而成就旁人，令旁人活命的：沒有這樣的。那麼佛生生世世在這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個無量數這麼長的時間裏頭，都是以生命來布施給我們眾生，所以我們眾生應該報佛恩的。好像我們現在這些人，我們當初或者都是吃過佛的肉，喝過佛的血的，所以我們現在信佛，這是應該好好報佛恩的。那麼佛為了令我們活命，他自己犧牲自己的生命，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佛的。

修菩提道，「難行能行」：怎麼叫難行能行？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他能做。好像捨頭目腦髓：自己的頭也可以布施給人家，自己的眼睛也可以布施給人家；不是說死了布施給人家，活著就布施。你需要眼睛，他就布施給你眼睛；腦，你有病，需要人家的腦來治病，他就把自己生命不要了，把他這個腦來布施給你，救度你；髓，把自己的骨髓也布施給旁人。就是頭目腦髓、國城妻子：國，他的國家自己不要了，讓給旁人；城，自己的城池，自己的財產，讓給旁人了，不要了；妻，人最不容易捨的，自己的太太，他也可以捨，也可以送給人；子，兒子也可以送給人。所以內的財－－頭目腦髓，他能布施給人；外的財－－國城妻子，他都能布施給人。你有人需要嗎？他都給你。因為這樣子，所以他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比的，沒有任何人能像佛這樣犧牲的，所以修菩提道，他難行能行，「難忍能忍」：人家忍不了的事情，他都能忍。

「因圓果滿。遂致成佛」：他種因種得圓滿了，所以他得到果報，也就圓滿了，也就成就了，於是乎就成佛了。「既成佛已。化緣周訖。入於涅槃」：那麼既然成佛了之後，他所應該教化的眾生都教化完了，所以他就入涅槃了。

什麼叫涅槃呢？涅者就不生；槃者就不死。涅槃就是不生不滅了，沒有生死了，把生死了了，就入這個不生不滅的這種境界，得到常樂我淨這個涅槃四德。他因為所作已辦，所度已盡，要入涅槃了。但是，當時假如有人請求他不入涅槃，或者佛到現在都沒有入涅槃的；就因為當時這些個弟子，好像前幾天講那位尊者，他說要有十八個人晝夜六時來修〈法華懺〉，那麼他就不入滅。但是沒有人發心，沒有這麼十八個人來要修〈法華懺〉，所以他端坐而化，入涅槃了。佛當時若有人請求他不入涅槃，或者到現在我們眾生還可以見佛。不過這是不一定的，你不要一定相信這個說法。

「正法像法」：佛正法住世五百年，像法住世五百年。像法的時候就是人造佛像，造廟宇，就都看到這個相上；正法就是佛住世的時候，這是正法的時候。那麼現在是末法。末法有的說一千年，有的又說一萬年，不管它多少了，因為正法像法都滅了，我們現在末法時代。可是末法時代，是說的沒有修行人就是末法時代；你要能發菩提心，發大心修行令正法住世，這個末法也會變成正法。所以，我的願力，我到什麼地方一定要有正法，我不許可有末法。這是我的願力，所以我到什麼地方都弘揚佛法，盡我的能力；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，盡量的去做佛法的事情。

那麼，佛在世的時候是正法時代，人就修行，人人都有禪定，人人都會開悟的。那時候一修行，就證果了；證果就了生死了：這是正法。像法的時候，就只有一個形像了，人就不真修行了。正法時代是禪定堅固，人人往那兒一坐，就入定了。等像法呢？就只是有個皮毛了，就是寺廟堅固，人人都歡喜造廟，人人歡喜造佛像，所以這叫像法時代。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也是一千年，現在是末法時代了。末法，就是法已經到枝末上了，到樹梢上了，所以微乎其微了。正法就是樹根的那個時候；像法就是樹梃子那個時候；那麼末法就到末梢上了。末法有多少時間呢？末法時期是一萬年，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八千多年，這都是末法時代。

正法像法，「皆已滅盡。僅存末法」：所以現在僅存是末法了。這個末法也都要沒有了。什麼叫末法呢？就是法到末稍上了，到枝葉上了，不是根本了。那麼僅存末法，「有教無人」：末法，雖然有佛教存在著，可是沒有修行人了；修行人都是和佛教的教義相反了。出家人本來不應該吃肉，喝酒，玩女人，可是他這些個事情也都和在家人一樣了，那麼這就沒有法了。有教，佛教還有名詞，可是沒有人修行了。這個「有人」，是真修行的人，不是一定說弘法的人。沒有真正修行的人，那哪有弘法的人呢？自然就沒有了。

這時候怎麼樣呢？就「邪正不分。」邪正不分就是好像盧勝彥那一些個好行險僥倖的。那一些個出家人，不做出家人的事情，這都是邪正不分，他分不開的。好像外道，他也認為，喔！這也是拜觀音嘛！也是拜關帝嘛！又是拜什麼拜什麼，這麼樣子他不知道哪個是邪的？哪個是正的了？這個時候因為是末法了，你真的，他就說你是假的；你假的，他又說你是真的。你正的，他又說你是邪的；邪的，他又說你是正的。所以也不知哪個對，也不知哪個不對。那麼這怎麼辦呢？這就你們要有擇法眼。

什麼是正的呢？正的是不貪名，不貪利；不貪圖名聞利養，沒有貪心，也沒有自利心。你們在這個上就看得出，但是這也都很不容易的，因為末法的人都是邪知邪見。你對的，他就說你不

對；你不對，他又說是不錯的。魚目混珠，這個末法時代。什麼叫末法？末法就是人有正法，他也不認識了。正法現前，他也不知道這個是正法。你要騙一騙他，他高興得不得了；你給他說真實法，他甚至於，好像你不懂現在的時代：「你真是太古老了！」你叫他不要像一般的俗人那麼樣子，他也不相信，這就邪正不分。

「是非莫辨」：什麼叫對，他也不知道；什麼叫不對，他也不知道。你說多可憐！是非他也莫辨，「競事人我」：就是和人競爭他有本事。總在那兒爭強論勝，競爭人我是非，競爭造廟啊！他那個廟有七十二尺高，我造七十三尺；他那個廟有七十三尺，我造七十四尺：總比他要高一點。他就不比一比，那個人修行是很高的，我要修行比他更高。修行他不比賽，他用造廟來比賽。你說可憐不可憐？這個浪費施主錢和米，領著大家墮地獄去，這個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。你競賽造廟，這有什麼意思？造了廟；造了廟也沒有人在那兒管著，就空著。你說這多可憐的！這個就是末法，就是這個現象。

他也破壞僧團。什麼叫破壞僧團呢？那個居士供養三寶，切記千萬不要生出一種貪心來。這個貪心的居士，你護持你一個師父，我護持我一個師父，令出家人不在一起住，都分散開了。你也霸一個出家人，我也搶一個出家人去供養，互相這麼競爭，單獨的供養一個人；單獨供養一個人，你說把這個人就弄得迷迷糊糊的，一天也不修行了。住在小精舍裡頭，一天哪，到晚都不知道幹什麼？無所事事。你說，這你供養他有什麼功德？我說是真話。

這個出家人，大眾應該集中到一個大道場裡頭，住在大叢林裡頭，那麼互相用功辦道，互相能警惕。你不用功了嘛，我警惕一下你；我不用功了嘛，你警惕一下我。單單在一個小精舍裡頭，在那個地方，願意懶惰也沒有人管，願意吃好東西也沒有人管，願意吃一點肉也可以，願意喝一點酒也沒有問題。你看看！這都是居士搶著出家人供養。你供養一個，我供養一個，以為這就有了功德了。想不到就是你供養那個人，就一天到晚往地獄裡跑。你說這你供養，就有了功德了？無形中就造了罪業了。我講話，我是儘講人不願意聽的話。

你們各位要知道，你供養三寶，要護持那個大道場，要護持那個真正修行的地方；不要你想一個出家人，我想一個出家人。我說這個話，出家人一定很討厭我。因為什麼？他不自在了嘛！他睡覺，在叢林裡頭也不能隨便睡覺，也不能隨便亂吃東西；你開齋破戒，這都是不可以的。你一個人為所欲為，也有旁人看看你。當然也有好的囉，有那有立得住的，一個人他一天也是精進用功，但是很少很少的。

各位要知道，什麼叫末法？這就是末法。這個居士為什麼他要單獨供養一個出家人呢？他以為這個出家人我供養，這我就有了功德了，想不到這是破和合僧。那個僧要和合眾，要大家住在一起。你一個人，那叫什麼和合眾？和誰合去？和一些個在家人合去，那變成在家人了。

你們各位，我說這個話，這是忠言逆耳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啊！我講這個話，我是苦口婆心。你們要認為對，你們就去做去；認為不對，你們願意往那個墮落那個路上走，那我也不管。因為什麼呢？你以為我供養一個法師，這是我私家的法師；我私家的！這個供養者，完全弄錯了！那個法師，不應該是私家的，應該是公家的；也不應該一個人住一個小精舍，應該大家住在一起的。

所以我們金山寺、萬佛城，都是常常都住很多人，大家能互相看看。你有不對的事情，我說一說；我有不對的事情，你說一說。這互相見證，互相勸善悔過，不是互相競爭人我。競爭人我，我這個道場，你要到我這兒來拜佛，你到旁的道場去拜佛，那你就是要死了。你看看！一個出家人，那個瞋恨心這麼大！你到旁的地方拜佛，你就要死了。你說這什麼意思？什麼道理？在哪一部佛經上有這樣的說法，說你只可以在我這兒拜佛，你到旁的道場去拜佛，你就要墮地獄的。這是什麼經上說的？我也找不著。所以這叫競爭人我，就是這個貪圖供養。他為什麼要說自己好？就是因為貪圖供養。「盡逐利名」：他盡求名求利，都是在那兒搞名搞利，不是著到名上，就是著到利上。

「舉目滔滔。天下皆是」：天下都是這樣子。你把眼睛睜開望一望，到處都是這樣子。這些個人都是在那兒搞名搞利的。滔滔，都是這樣子，就像汪洋大海那麼滔滔無盡的。所以有人要跟著我出家，你再搞名搞利，絕對不行的，一定不要同流合污。所以我們要在這個末法時候，一定要作一個真的。

「不知佛是何人」：不知道究竟佛是怎麼回事？不知道佛是誰？誰是佛？不知道，就知道貪圖供養。「法是何義」：這個法，是要人斷惡生善的，要人改過自新的，要人明白的；可是他不懂，他越學越糊塗，越學越不明白。究竟佛所說的法，是什麼義理？是什麼意思？不知道。「僧是何名」：究竟僧是什麼？這佛法僧是三寶，他不了解。什麼叫僧呢？僧，不是一個人叫僧；四個人以上才叫僧呢！要四個人以上在一起住，這才叫僧。那麼一般人說一個人也叫僧，那是錯誤的。僧，就是和合大家在一起，就是六合同住，叫和合眾僧。大家都和合，沒有爭，在一起住大家都互相尊重。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誰也不能爭第一，誰也不要爭第二，都是要互相勸勉修道修德。僧，是和合眾，單單一個人談不到僧。那就是only one person；一定要四個人以上才叫僧，這個僧人的名義。你問他，不知道僧是何名，「衰殘至此。」佛法衰殘到這個程度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，連一個佛法僧都不懂了。佛法這根本的三寶，也不知道是什麼了。這個居士還更要做四寶。

你們知道嗎？有居士要做四寶：「你應該供養供養我四寶。」所以三寶還不夠，現在又出來一

個四寶。這是什麼？這就是末法的現象。居士怎麼可以做四寶呢？有的這個居士，就要受三寶的供養；要受三寶的供養，你看看！這是末法到極點了，搞來搞去會搞出五寶、六寶、七寶、八寶。「殆不忍言」：就是不忍再說下去了。我真是說不出來的，沒有法子說了。這個末法，真是不忍再說是什麼樣子了。「每一思及。不覺淚下」：每每，每一次我一想到這個道理，就淚下如雨，淚如湧泉了。這省庵大師說，我每一次想到這個地方，就哭起來了。

省庵大師和我差不多，也是只會哭，沒有旁的本事。我不要哭了，你們放心好了。「我為佛子。不能報恩」：我自己做一個出家人，做一個佛的弟子，我不能報佛恩。「內無益於己」：內，往內裏頭來說，我沒有好好修行，對自己的身心性命也無所益處。「外無益於人」：外，對外我也沒有利益其他的人。「生無益於時」：我活著的時候，對社會，對國家也沒有利益。「死無益於後」：我死了，對於這後世的人類，也一點益處都沒有。「天雖高。不能覆我」：天雖然那麼高，也不能遮蓋我的罪業。「地雖厚。不能載我」：地雖然厚，但是我這個罪業，比那個鐳射還厲害，逢硬必穿。我這個罪業，把那個地殼都會穿透了。那個業力罪，就那麼樣重的。我都不容於天地之間了，也沒有資格與天地為參了。「極重罪人。非我而誰」：最重最重這個罪，罪大惡極，惡首罪魁，若除了我，還有誰呢？我這是個極重的罪人，我這個罪業真是頂天立地了。

這省庵大師叫我們出家人都這麼迴光返照，都要這麼懺悔。非我而誰？不是他，就是我們啊！所以，我們出家人切記不要妒忌障礙，障礙其他的人。

由是痛不可忍。計無所出。頓忘鄙陋。忽發大心。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。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。是故偕諸善友。同到道場。述為懺摩。建茲法會。發四十八之大願。願願度生。期百千劫之深心。心心作佛。從於今日。盡未來際。畢此一形。誓歸安養。既登九品。回入娑婆。俾得佛日重輝。法門再闡。僧海澄清於此界。人民被化於東方。劫運為之更延。正法得以久住。此則區區真實苦心。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。

「由是痛不可忍」：說到這個地方，我痛得簡直忍不住了，難忍能忍也忍不住了。「計無所出」：我也沒有什麼方法，可以逃得出這個罪業的淵藪。「頓忘鄙陋」：所以我即刻就忘了我自己這麼卑鄙，這麼樣醜陋；我都忘了，於是乎就「忽發大心」：就發大菩提心了。不行！我不能這麼樣子做一個罪大惡極的人，我要發大菩提心。「雖不能挽回末運於此時」：雖然我發大菩提心，不能把末法這種氣數完全挽救回來。「決當圖護持正法於來世」：我一定要發願在來世我護持正法。

我告訴你們，我為什麼要住持正法呢？也就因為生生世世，我願意發護持正法這個願，我要一定行持正法。這是我從無量劫以來就發這個願，所以我到什麼地方，我一定要扎正了來做，我一定要住持正法的。怎麼樣地困苦艱難，就誰罵我，誰譭謗我，我都是要住持正法的；不論誰妒忌我，障礙我，怎麼樣子我都要住持正法。這個志願，絕對我不把它放鬆了！

「是故偕諸善友」：因為這個，我就同著我很多善的朋友，「同到道場」：同到這個萬佛城來。知道嗎？「述為懺摩」：我們大家就是到這個地方來修大悲懺法。你們各位知道嗎？到萬佛城就是道場；這個道場就是萬佛城。

萬佛城就是你們每一個人的道場，你們切記不要放棄你們自己這個大道場。這個大道場因為什麼是你們的呢？我一個人也用不了這麼大的地方，所以這是全世界所有佛教徒的，不是單單我的，不過我在這兒給你們大家看門口。你們都很忙的，都想要去做皇帝，或者做總統，到每一個角落去活動你們自己的工作，或者要做boss（老板），或者要做總經理，或者要在家裏作boss。你們各有各人的職務，只有我這一個失業的人，沒有什麼職業，在這兒給你們做個工人，看看門口。所以等你們若作了皇帝，作了總統，那時候你們更要發大心來護持萬佛城。說：「喔！師父，你盡和人講笑話。」你怎麼知道將來你不做總統？你怎麼知道將來來生；你若作皇帝呢？你來生作皇帝，發願說：「我作皇帝的時候，一定要擁護萬佛城。我把我的金鑾殿修到這個萬佛城；佛殿那兒變成金鑾殿，用金子造的。」你看！這都不知道的，在未可料之中啊！所以我這個皇帝的徒弟，現在他不願意回到皇宮裏去了。我今天問他三宮六院怎麼辦？他說：「那不管了，叫她們到萬佛城來。」那麼叫她們到萬佛城來，那就變成是一個修道的地方了。所以這是很重要的。

卍　　卍　　卍

「建茲法會」：所以我們明年－－陽曆多少號我不知道－－從舊曆七月二十一號晚間我們要灑淨，二十二號正式打地藏七，念地藏菩薩，或者念「唵嘛呢叭彌吽」。我們以前試過打一個「唵嘛呢叭彌吽」的七，晝夜六時，三班換著。一班念八個鐘頭，換那一班；那一班又念八個鐘頭，又換那一班。那麼輪流換著，我們七天這個聲音總是不斷地來念。所以打完了這個七，我看他們美國這些個小孩子都很好玩的，很有誠心的，我就寫了一首〈宇宙白〉的詞紀念那個法會。那麼明年我們大家研究，你們願意念「唵嘛呢叭彌吽」也可以，你願意念「地藏王菩薩」也可以，我們以七天，晝夜六時來念佛。他們上次，不知道是每一班八個鐘頭啊，是十二個鐘頭，我也不管，他們自己念，我也不參加。你們不要以為在這兒，每一個佛事我就要參加。好像有人說：「啊！我們打坐也沒看師父你來呀？」我天天在這兒，你也看不見的。那又怪誰呢？你沒有眼睛，你怎麼看得見我？我來了，你也不知道。因為我走路也沒有聲音，我在你身邊過去，你也不知道的；不是講神話，的確的！他以為沒有見著我；沒有見到我，你到這兒來，那麼你見到誰了？

那麼二十二號開始打地藏七，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；二十七圓滿了，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這幾天都是有普佛，還是有念佛。我們這個是大約十天的法會，有十天、十一天的樣子。你們誰若歡喜來，自己來也好，是有個團體來也好，不過來的時候，你一定要首先通知我們，我們好準備地方，安排給你們到這兒來用功辦道：這是要緊的。不要突然間來；突然間來，那令我們沒有時間來安排。等打上七的時候，那我們更是也不能去接人，也不能去送人了。所以我們萬佛城裏邊，以後無論誰來，我們也不接，也不送，都當你自己到這兒來。我們若接你，送你，變成我們這兒用功修道的人，都浪費很多時間，這你也沒有功德了。所以我為了成就你們的功德，我們彼此大家要相安無事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客氣的。所以這一點，希望你們各位特別特別注意。

最要緊的，就是有抽菸的人到這兒來，也要把他身體檢查了，把他的香菸哪，什麼都給掉到那個飛機上，不要帶到萬佛城來；帶到萬佛城來，你就不抽，那股煙味把萬佛城都給熏得一股煙味的，很受不了的。我們真受不了煙味，我有的時候又好像講笑話似的，萬佛城的人都好像那個蛇似的，最怕煙。又像那個蟲子似的；那蟲子，你若一有煙哪，牠就跑了。所以我們這兒都是一些個小蟲子、小螞蟻、小蚊蟲、小蒼蠅，在這個地方轟轟轟，那麼你們各位來了，到這兒切記不要欺負我們這些個小蟲子。

在這個時候要發四十八願，「四十八之大願。願願度生」：每一個願都是要度眾生。「期百千劫之深心」：我們用百千劫那麼長的時間那個深心。「心心作佛」：我們的心要幹什麼呢？就是要成佛。「從於今日。盡未來際」：從今天開始，盡未來際劫。「畢此一形。誓歸安養」：就這一生要生到極樂世界去。就是我這個壽命終了，一定要生到極樂世界去。安養就是極樂世界。

「既登九品。回入娑婆」：既然登到九品，花開見佛了。那麼成佛之後，再到這個娑婆世界。「俾得佛日重輝。法門再闡」：我好使令這個佛，好像太陽那個光似的，再重向光輝，法門再能闡揚開。「僧海澄清於此界」：僧海也都澄清了，都乾淨了，沒有那一些個不修行的人了。「人民被化於東方」：人民都受佛的教化了，所有的人民被化於東方。那麼「劫運為之更延」：就是佛的正法為之更延，就是那個短的劫運把它時間延長了；延長了，不是說那個劫運延長了，是正法延長了，那個劫運就沒有了。「正法得以久住」：這個樣子，你人人若修行用功辦道，人人若沒有自私心，沒有求名求利的心，沒有貪心，沒有這些個欲念，這個就是正法久住。「此則區區真實苦心」：省庵大師說，這是我這個區區啊，很微小的，很少很少的這一種的苦心。他是因為自謙了，說區區，就是很微細的，很少的，沒有什麼力量，很微弱的這種真實的苦心。「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」。第十種的大事因緣。

流通分

如是十緣備識。八法周知。則趨向有門。開發有地。相與得此人身。居於華夏。六根無恙。四大輕安。具有信心。幸無魔障。況今我等。又得出家。又受具戒。又遇道場。又聞佛法。又瞻舍利。又修懺法。又值善友。又具勝緣。不於今日發此大心。更待何日。惟願大眾。愍我愚誠。憐我苦志。同立此願。同發是心。未發者令發。已發者增長。已增長者。今令相續。勿畏難而退怯。勿視易而輕浮。勿欲速而不久長。勿懈怠而無勇猛。勿委靡而不振起。勿因循而更期待。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。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。譬諸種樹。種久則根淺而日深。又如磨刀。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。豈可因淺勿種。任其自枯。因鈍弗磨。置之無用。

「如是十緣備識。八法周知」：在前邊把這十種的因緣－－報父母恩、師長恩、眾生恩、懺悔業障、求生淨土、令正法久住等等這十緣，你都知道了，都明白了。這個八法－－邪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遍、圓，這八法也周知了。「則趨向有門」：那你自己怎麼樣去修行，你知道門徑了，你知道門路了。「開發有地」：你想要怎麼樣開發你的菩提心，也有地了。「相與得此人身。居於華夏」：你現在既然有種種的因緣，得到人身了，又住在中國的華夏之邦。「六根無恙。四大輕安」：眼耳鼻舌身意，你六根都沒有什麼毛病，都具足。四大－－地水火風，也都沒有不調，沒有什麼病痛。「具有信心。幸無魔障」：你又具足了有一種信心，也沒有什麼魔障來障著你。「況今我等。又得出家。又受具戒」：況且而今我們大家在一起得到出家了，又受了具足戒了。「又遇道場。又聞佛法」：又遇著萬佛城這個大道場，又有人給你講經說法。「又瞻舍利。又修懺法」：我們萬佛城也有佛的舍利。又拜〈大悲懺〉，這種種的懺法。「又值善友。又具勝緣」：又遇到很多好的朋友，又具足特別的這種殊勝的因緣。「不於今日發此大心。更待何日」：你若不在今天發大菩提心，你還等待哪一天呢？

「惟願大眾」：這省庵大師說，惟願大眾你們哪！「愍我愚誠。憐我苦志」：你們憐愍我這種愚癡的誠心。你們同情我，可憐我這種很苦的志願。「同立此願。同發是心」：同發這四十八大願，也發這種願心。「未發者令發」：若沒有發這種四十八願的願心的，現在就要發了。「已發者增長」：已經發這四十八願，就要這四十八願一天比一天長大。「已增長者。令令相續」：已經一天比一天增長了，現在還要它接接連連相續不斷地發這種心。

「勿畏難而退怯」：你不要怕難而向後退怯了，怕了。「勿視易而輕浮」：你也不要看這種事情是很容易的，而輕浮。「勿欲速而不久長」：你也不要想要快，發心不久長；必須要發長遠心，不要倖致，不要僥倖說我投機取巧，就修成佛了；沒有投機取巧可以修成佛的。所以各位，在這個地方，我想起以前我教四十二手眼，有的人就修了幾年，覺得也沒有什麼成就，就不修了；那不修，這就叫退怯了，也不久長了。「勿懈怠而無勇猛」：你不要懶惰，一點勇猛心

也沒有。「勿委靡而不振起」：你不要委靡不振，總拖泥帶水的樣子，當斷不斷，一點振作也沒有；要振起、奮起。「勿因循而更期待」：你也不要因循了事，苟且塞責。因循就是慢慢的，等一等，不勇猛精進。期待就是等待著，說：「我現在先不要修行，等一等，我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再修行了。」修道不能等的。「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」：你不要因為自己愚癡，而一向無心，也不發菩提心。「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」：你不要認為自己的根基淺薄，對佛道遙遠難成，我沒有份成佛的。不要有這種的心。

這有一個譬喻。「譬諸種樹，種久則根淺而日深」：就好像種樹似的。這個樹剛種，它這根很淺的，可是你種久了，它這個樹根一天比一天就扎到地裏去了，就深了。「又如磨刀。磨久則刀鈍而成利」：又譬如磨刀；這個刀很鈍的，你要是把它磨得時間久了，它也變成一個利刃了。「豈可因淺勿種。任其自枯」：你不能因為樹根子淺，你就不種了，就任這個樹自己枯槁了，乾了。不種它，它就死了。「因鈍弗磨。置之無用」：你因為刀鈍，就不用磨石把它磨一磨；你把它放到一邊，說這個刀很鈍的，就不用了。

又若以修行為苦。則不知懈怠尤苦。修行則勤勞暫時。安樂永劫。懈怠則偷安一世。受苦多生。況乎以淨土為舟航。則何愁退轉。又得無生為忍力。則何慮艱難。當知地獄罪人。尚發菩提於往劫。豈可人倫佛子。不立大願於今生。無始昏迷。往者既不可諫。而今覺悟。將來猶尚可追。然迷而未悟。固可哀憐。苟知而不行。尤為痛惜。若懼地獄之苦，則精進自生。若念無常之速。則懈怠不起。又須以佛法為鞭策。善友為提攜。造次弗離。終身依賴。則無退失之虞矣。勿言一念輕微。勿謂虛願無益。心真則事實。願廣則行深。虛空非大。心王為大。金剛非堅。願力最堅。大眾誠能不棄我語。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。運社宗盟。自今締好。所願同生淨土。同見彌陀。同化眾生。同成正覺。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。百福莊嚴。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。願與大眾共勉之。幸甚幸甚。

「又若」：就是說假設。若「以修行為苦事」：你修行覺得，這是一件苦事，受不了！吃一餐也很困難的，不吃肉也覺得還很饞的。這個也不能做，那個也不能做，這豈不是很不自由的一個事情嗎？「則不知」：你可不知道啊，「懈怠尤苦」。你以為修行是苦；你要是不修行，懶惰懈怠，那比修行更苦。

修行它是苦的一時，你就永遠得到快樂。可是你不修行呢，你是永遠在苦海裏頭。就是一時你覺得，喔！享受住好房子，穿好衣服，吃好東西；那是暫時的，不是永遠的。你若造罪業永遠都是苦的。「修行則勤勞暫時」：就是那一時間覺得不享受。「安樂永劫」：你若把這個修行修成了，永遠都是在極樂世界裏住著，不會受苦了。「懈怠則偷安一世」：你懈怠，就是躲懶偷安，在一世你覺得很享福，很享受的。「受苦多生」：你將來永遠永遠，或者墮地獄，或者轉餓鬼，或者做畜生，很難受的。

「況乎以淨土為舟航。則何愁退轉」：以淨土法門就做為我們出離苦海的一個舟航，你就不必憂愁再受苦了。退轉就是受苦了。「又得無生為忍力」：你得到無生法忍。這無生法忍，是沒有覺得什麼痛苦可忍的，也沒有什麼快樂可求的；既無苦可忍，又無樂可求。這無生法忍，也不見苦也不見樂，也不見生也不見滅。「則何慮艱難」：你怕什麼艱難呢？不要怕艱難。

「當知地獄罪人。尚發菩提心於往劫」：你應該知道，墮地獄那個罪人，他們因為在往昔也都發過菩提心，所以雖然墮地獄，又很快離開地獄，就離苦得樂了。那麼「豈可人倫佛子。不立大願於今生」：那麼既然是這樣子，他們在地獄發菩提心，都能離苦得樂，我們做一個很好的人，又是很好的佛弟子，怎麼可以不發一個大願在今生呢？

「無始昏迷」：從無量劫以來到現在，都是不明白，很昏的。「往者既不可諫」：過去的事情，沒有法子再挽回了，已經過去了。「而今覺悟」：現在我明白了。那麼既然明白了，「將來猶尚可追」。那麼到將來的時候，這還是可以挽救的，可以能有挽回的機會。「然迷而未悟。固可哀憐」：你還是迷昧，也不覺悟，這樣才真是可哀憐啊！你在那個迷裏頭也不知道迷。「苟知而不行。尤為痛惜」：你若知道了應該發願，你再不發願，這更加是可憐哪！

「若懼地獄之苦。則精進自生」：你若怕地獄這個苦報來的話，你自然就會精進了。「若念無常之速。則懈怠不起」：你若知道無常迅速就會來找你，懈怠也不會起來了。因為無常鬼不知哪一天他就來，說是閻羅王下請帖了，要請你去到閻羅王對面喝酒，或者去談一談話。閻羅王也不一定喝酒的，你不要聽這個就是對面談一談話；是和你來審判的！「又須以佛法為鞭策」：你要用佛法來鞭策你自己，就是常常打自己，常常用佛法來鼓勵自己不要那麼懶惰。什麼叫鞭策呢？就像那個驢在那兒不走，不做工，你拿鞭子，拍！這一鞭子，這叫鞭策，牠就走了，就做工了。我們人不要像驢那麼樣子懶惰。「善友為提攜」：你又有同參道友互相來勉勵自己，互相幫助，互相提攜。「造次弗離。終身依賴」：造次，就是很短的時間。很短的時間也不要離開佛法，也要修行，終身依賴著佛法。「則無退失之虞矣」：你若這樣子，就不會退失了。

「勿言一念輕微。勿謂虛願無益」：你不要說發願這一念，這很輕微的，不關重要；發很虛妄的願力，沒有什麼益處。「心真則事實。願廣則行深」：你心若發願真了，這個事情就實在了。你若發廣大的願，你那個行為也就會往前精進地更深了。「虛空非大。心王為大」：虛空還不算大，我們願心這個王，是最大。你那個心王才是大的；心王它沒有量。「金剛非堅。願力最堅」：世界上金剛最堅的，可是也不如你這個願力。你總也不忘你的願力，那是最堅的。

「大眾誠能不棄我語」：省庵大師說，你們大眾要很虔誠的，不捨棄我所說的這個話，不把我所說的話忘了。「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」：那菩提的眷屬從此大家都聯姻在一起了，都做親戚了。「蓮社宗盟。自今締好」：這蓮社大家在一起同樣地發願，同樣地念佛，從現在也就結盟了，大家也都做好朋友了。「所願同生淨土。同見彌陀」：大家一起生到淨土，同見阿彌陀佛，我們的慈父。「同化眾生。同成正覺」：然後再一起來教化眾生，一起成佛。「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。百福莊嚴。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」：安知，就是你怎麼知道。你怎麼知道將來你能成佛，得到三十二相，和佛的相好莊嚴是一樣的；你修福修慧，有百福莊嚴，不是從今日發菩提心，立菩提願開始的呢？你將來成佛，都是從今天開始的。「願與大眾共勉之。幸甚幸甚」：願意和大家互相勉勵好好地發願，不退失菩提心，好好往前去前進，勇猛精進。我們大家都很幸運的，大家都很吉祥的。

上人：發菩提心；什麼叫發菩提心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現在問這個問題，你們啞口無言。你們說菩提心像什麼似的？沒有人知道？（上人對弟子講：我要問你姊姊了，什麼叫菩提心？……翻譯成英文給他聽。他講你聽得懂嗎？）不要等著我叫，你們看，大家來講，這個發菩提心文；什麼叫菩提心？（有人以廣東話回答。）不是因緣，什麼叫菩提心？

答：The Bodhi mind is having compassion. So if you want become a Buddha, then you first have to bring forth the mind of
compassion.（菩提心就是慈悲心；想成佛首先就要發菩提心。）

上人：這是這個方果智說的。你們各位有什麼講法沒有？

答：菩提心就是無分別心。

上人：像什麼？

答：不像什麼。

上人：那你們開始聽這個〈勸發菩提心文〉，慧僧老法師沒有給你們講一講什麼叫菩提心？你們都忘了嗎？果舟會寫文章，這個〈勸發菩提心〉這個菩提心這個文章怎麼樣寫？

答：我想那個菩提心是，那個人一定要得到菩提，是一個責任，一個intent；是一個責任，你一定要做，一定要成佛，我想絕對的。）

上人：成佛幹什麼？

答：成佛不是幹什麼，是沒有執著，沒有我相，像六祖；六祖大師到弘忍大師的地方請法，弘忍大師說：「你為什麼到我這兒來？你要什麼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我不要什麼；我只要成佛，我不要其他的事情。」我想這是菩提的心。

上人：我方才問你們，這個菩提心像個什麼？你們說什麼也不像，沒有分別心就是菩提心。那為什麼又叫做菩提心？不叫沒有分別心呢？為什麼又叫一個菩提心？那可以說〈勸發沒有分別心〉。果衡跟溫以敬答覆我這個問題。

男眾：弟子的看法，我們要把它分為菩提心，那是不得已，而對一些執迷不悟的人而說。如果真正我們站在菩提心這個名稱的立場來講它，它實在是不可以分別。因為如果一起分別呢，那就是妄，那就不是菩提了。菩提也就是覺悟，因為六祖大師講過一句：「起心即是妄。」我們一起心就是妄了，那我們還執著它什麼名稱，那根本就不是菩提，我是按著這個看法來講。

翻譯人：恆空法師說，他講開始如果師父問我們分別心，不分別心是什麼？我們都知道會說是菩提心是根本沒有分別的，跟無分別心是差不多一樣的。……

上人：蕭居士！蕭果肇，你說這個什麼叫菩提心？

蕭居士：……菩提就是覺道；覺道就是大道；大道就是要無求，所謂三藐三菩提。三藐三菩提不過是菩提簡稱，即是叫我們發大心，發全部的心，這個就是所謂菩提心。就是要我們要廣度眾生，要度一切的人。這就是發大心，就是要發這個廣度眾生的心，這個成佛的心，這就是菩提心。

上人：不錯！蕭居士講的是有一點道理。這個問菩提心，是講這個菩提心。問什麼叫菩提心？這個不是講禪宗的，或者是有有無無的，問有以無對；問無以有對；問是以非對；問非以是對：不是那個三十六對。這個菩提心呢，我告訴你們，我有一個很簡單、很淺顯的看法。

這個你沒有發菩提心呢，就像那個麵沒有發似的；你發菩提心呢，就像放上一點麵種子了，那個麵就會發起來；發起，它就大了。那麼這個，我問你們各位說菩提心像什麼？本來它是無形無相的，它只是一個覺道。覺，覺者覺悟也，就是明白，明白這個道了。明白道，不是單明白就可以了，還要修行，要修這個道，修這個覺悟的道。那麼這個也說是它無形，也可以用這個有形的來比方一下。用什麼呢？就用這個寶塔。

那個寶塔是不論多少層塔，是從地上修起來的。這個地，就是我們人這個心地。以我們心地去造個寶塔，這個寶塔是從地上造起來，它一層比一層高，一層比一層高，一層比一層高。這個菩提心也就是節節高，菩提心就是節節高，越發越高，越發越大。本來是很小來著，最初只是一點點，那麼以後它就膨脹發大了，就成佛了。這是我這一個很粗淺的一個看法。我覺得菩提心就像造寶塔似的，你發大菩提心呢，就像造一個大寶塔似的，那個是一樣的道理。它越發越高，越發越大。那麼這是舉出這一個例子，來形容這個菩提心，並不是說菩提心就是寶塔。也可以說你發菩提心，也就是在那兒造寶塔呢，這是我對於這個菩提心的看法。那個就是菩提心。